



江湖長翁文集目錄

宋高郵陳造唐卿撰

明仁和李之藻振之校

二十一卷

記

高郵社壇記

高郵貢院記

維揚龍廟記

祠山廟記

四賢堂記

奉化縣丞廳壁記

畢叔茲義庄記

思可軒記

江尚長翁文集
目錄卷之二十一
殖軒記

孫宰軒亭記

知樂亭記

蜚雲亭記

寓隱軒記

分定齋記

小菟裘記

琴書樓記

盤蝸室記

興化學記

鹽城學廬地記

二十二卷

記

快哉堂記

靜賞軒記

淨香軒記

清風亭記

繼雅亭記

引月亭記

槐衮堂記

秀野堂記

應銳之生祠記

維揚貢院壽祠記

遊山記二首

東遊記

記病

集同年記

記黃倡

記岳侯事

記王尚書事

卷之二十二目錄終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一

宋高郵陳造唐卿撰

明仁和李之藻振之校

記

高郵社壇記

政之大端二曰治民曰事神自天子達于郡邑外此無
大務然肅於神亦急於民而已其事雖二其本一也夫
社主土稷主穀土穀之利兆民所恃以生在六府爲最
重有神主之則司牧司民者其可不拳拳焉究其心凡

生齒之豐悴安否繫焉春祈秋報上之人揭虔展敬以
致其爲民之意者捨是孰急高郵雖蕞爾郡而兩邑戶
口猶數萬太守之責不輕矣雪川張公來撫斯民當水
旱頻仍之後財闕弗支百廢未舉首按社壇之址惕然
動心曰郡固匱局是寧可緩廼斥而新之爲壇幾陞高
若干尺四廣若干尺爲屋若干楹以備風雨望拜與夫
更衣之所豐壯靚深足支五十年未庸苴飾也工畢而
民不與知及期歲事凜然凝然如神臨旃祀已 告竣
觀禮者起敬聞風者悅娛更相告語稱頌洋溢謂公嚴

於神所以篤於民誠不可揜民翁知之公之心將以飭
弗毀示後命郡人陳某記之辭不能公曰毋奚必文記
歲月可已昔左氏傳春秋志諸國語卽天子諸侯致禮
於神有至不至焉者知其休咎如指而吏政之優於國
者決可以施天下公之蕃祉碩大未沫也吾得之民足
以卜之神而窘迫未暇遑之時能急所先務卽此推之
他日佐天子調虞天下整釐百度其有不綱舉柄揭者
乎是皆可書吾於是酌郡人之心不得而略

高郵軍建貢院記

江湖北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一
河南陳公守高郵政成課最下歌舞之一日謂客陳某
取士郡切務也前未嘗有貢院吾將興之某曰公之來
爲武學爲軍營爲麴院當歲大侵成屋八百楹戶駭其
難似不宜復有所舉而易於言言不疇爲前緒累公笑
曰規畫定久矣木于岸甃礎灰竹凡其材于舟于所無
缺然閱三月當成成諉子以記逮落其成後不十日則
乃悔始之料公淺而服公識之卓才之劭所未施當隨
意取攜于是役得之廼爲之記曰古帝王之盛倚重於
士不薄其養而重其用自堯舜而下法備于周凡庠序

以羣之絃誦以肄之優以餼廩表以師儒其養之可謂
厚歲大比賢能之書來上王拜受之職教者簡移論昇
取可官而祿者爲大夫士以佐王之治用之可謂不輕
周而下寢不及古復古而盡其善以不愧帝王惟我宋
漢唐莫進也夫帝王之於士養而用之悉其制隆其禮
爲天下之至權寓焉士而才才而用環索其所繇底此
非吾君孰使之夫然上之所以責士死力不苟士之所
以爲上報不容不盡茲實聖人之權而微其機非邪是
權也出于一人付之郡國夫自黨庠遂序鄉舉里選古

今文異而意則同三適有賞反是焉罰漢武嘗舉以詔天下而課與廉孝歷世皆然諸侯受天子寄至不至詳略殊而賢否岐矣高郵在本朝號多士名德相望寂寥兵荒而來治平且七十年文風漸振而陳公適為守前此取士寓試郡學不惟湫底局庫士氣弗振職校士者亦病之而襟佩挑達動累月未復公意以謂郡職貢士所取所養交害也坐視可乎安在其能受天子寄不愧古賢諸侯循吏邪密計勇為果不日有成為堂為廊為軒廡門房蓋八十餘間廚偏藩溷備固靖嚴屹數百年計不四五十歲未庸苴葺也為錢若干米若干石積累銖兩之餘公私初不與知某月日集工斷手于某月日公赤子郡民之心既孚而易使固也如篤於待士恪於體國奉上儼不失家法故推之於政細大不遺今復創巨麗前此未為之舉不窮之計于艱歉之際若無動慮者予與郡士民不能無疑於始而驩服於今是宜大書是宜得當世椽筆鴻藻敷舒頌詠焉迺稱予老衰文力退廢猥使摳其思為之辭良愧然得因是盛舉而廁名焉不其幸歟公簡齋先生嫡孫名鞏字伯固

維揚龍廟記

五龍血食于揚肇自國初而備嚴于今屹然為一郡乞靈之地按圖志 藝祖皇帝之破李重進也駐蹕九曲池上有龍鬪於池事已乃廟祀之其後廟廢第繪像于建隆僧舍其廟之故基與夫不廟而像之故漫不可攷慶元五年帥郭侯某復屋之于池之西偏至嘉泰之元今待制趙公來制帥閩旱涸告病禱而雨歲以中熟慨念水枯旱挽回豐穰非龍孰致之而訪視所建庠陋甚人莫起敬惕不敢安乃移為今祠居有殿獻有亭更衣

有所為屋各三間別為門而垣之掄材而堅良選貢院之餘也擇地而亢爽宅震面允允澤震龍廟則宜也附佛宮主香火以僧欲其專也遠邇聞見奔趨畏敬祠祭祈報無或敢怠始其經度也或告九良星在焉盍緩之公一昔夢人頤而髯顴聳而色瑩黃袍而黑緣捧赤土龍笑授公公許即為立祠旦則鳩工庀材不日而崇成迎奉之辰晴日麗空遊雲蜚雨滃鬱廟廷公親書廟額以揭殿額是日飛雪薦瑞邦人聳觀其靈異昭著如此夫仁民而為聖賢澤物而為龍相異而相同相須以濟

其所不及天命之也而聖賢又龍所依惟五龍顯異于昔朕夢于今效啓聖之符而致濟世之功惟公積而德敷而政其信于君孚于民者俯仰無愧故有請于龍若桴鼓若景響惟其必諸已故能必諸冥漠儻恍之表不幸而水若旱惟無禱也彼且略于已詳于龍吁其難哉公謂某粗知文者使之志龍之惠利廟之廢置庸詎永久辭不獲遂以公之所示而紀之且述其所以媚于龍者詩而碑之其詞曰

五龍顯迹肇我 藝祖越四壬戌郡所依怙顯允趙公建纛茲土迺新廟貌迺大祠宇迺以旱請應不移武始焉中熟今茲四鬴民舒氣和艾晴稼雨盈尺之雪及歲未暮旣雪而霽望無違者民究所自式歌且舞惠濟如公漢則召杜宅生于公古則岐跗惟龍於公如賓斯主侑公之民頽祉羨嘏公爲民請龍弗拒之鑿絜刑牲龍則茹之鼓桴之應如寄而取如掇而予如交臂語民體公意莫龍敢侮禱穰謁款滌樽潔俎歌歛紛若坎坎其鼓颯馭靈旗庶其來下燕我孫子豐我稷黍庸祇事龍彌亘千古

江浦長翁文集 卷之二十一
新建祠山廟記

永嘉鮑侯守於台無幾時政行而民諭下教郡民曩吾
宰太平之繁昌嘗旱禱于祠山昭烈王卽太雨有年建
廟偕民事之所欲必請請必醮王威靈烜赫應感昭著
自江而南咸所依怙於淮民計不憇然得可廟地于東
山僉曰昔延昌觀基也後爲平川堂矣侯曰爲民乞靈
與事遊觀孰急更而祠象設甚嚴墻宇孔固丙辰春郡
以雨請應不旋踵民苦疫禱焉如響自是千里之間祇
率奉事如嚴君敬共朝夕潛格陰化如得良傳師政益

孚民益易諭夫利物曰仁所以推之曰心外心無仁外
仁莫適爲心凡神于幽賢于顯天俾之職是其仁一其
心不容二賢者之於神印契之合桴鼓之應固宜必曰
岐江之南北彼此厚薄之侯不然則神之心可知鑿井
而汲隨取如意東風一噓柯葉白紅欣然鬯榮無不足
者卽仁論心顯幽之間當以是求之侯有請遂紀其事
復作詩三章俾郡民歌以祠其辭曰淮之田兮膺膺衆
產之柔嘉兮可登俎繁吾薦兮神斯茹我福我怙於樂
淮之滸兮淮之流兮清深冰瑩兮醴酪之甘潔吾薦兮

江浦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一
神斯歆羨之祉訶不祥夫奚必江之南兮寧都梁兮淮山之趾儷龍蘭兮陋蘅芷氤吾之芬馨兮神斯顧喜荷神之休燕孫子兮慶元丙辰六月旣望記

四賢堂記

郡庠三賢堂繪中丞孫公給事喬公龍圖秦公像尚矣兼繪少卿朱公則始于今太守陳公公按圖有問知彰孝名坊孝子朱公嘗居焉曰是可以表俗乃訪得其像繪于堂扁曰四賢而命客記之高郵至元祐人才林立是三鉅賢又傑然其間入而著論思之益出而茂惠利

之績文章術業國史紀之遺書粲然足以師表天下範模後世况其里之人瞻敬而取法焉宜也而朱公幼失其母棄官求之備極艱棘晚得之同州若神物誘致之一時名士播之聲詩以美其事東坡至有今無古或聞之語三公信偉矣而孝尤德之本行之所宜先朱公則優之夫有生孰無父母有知孰不可爲孝子有性孰不可誨而從感而動則四三公而像之俾得之聞見誦說其不興起幾希昔吾夫子設爲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曾子得聖傳不後顏冉孝經一篇特爲曾子設則以

其能盡孝於親而得夫所謂德之本行之先者昔聖今
賢其立教豈苟云乎昔王綸之爲豫章圖陳蕃華歆謝
鯤於郡朝堂其政寬簡有由也此前人像三賢意梁彥
光在鄴焦通悍戾論伯瑜念親泣杖之事卒爲孝子則
儕朱公於三賢誰其間然郡士民皆曰史君惠我無窮
而能道其德心也則惟子

其母奉化縣丞廳壁記

官有貳古也職重而任繁必有以徹其疑贊其決裨益
所不及邑之大有丞蓋是意夫以邑政之難不有以佐

佑之恃一夫之力應無窮之事幾何不敝且敗簿尉皆
邑官而又爲之丞丞於令近而亞蓋佐佑其政資益之
宏者而令每多忌丞每諉嫌嫌所以蓋其偷安而忌則
祇自孤偷安故局莫施自孤故多遺胥失也仕行所學
不得其職則去袖手甘其祿何爲也二十五老一人秦
少陽昔人取益良甚汲汲退之書崔斯立事後世公患
不有君子度越常情之表何以取新聞見予宰明之定
海明六邑惟奉化民夥事叢號不易治平陽鄭君予齊
年進士也同仕明實丞是邑學古而適今賢而才吏術

儒業偕茂行已有信其於邑政閔焉恐其不至而令則括蒼胡君推信之深且篤於是焉得以輸布傾展不顧計兩君相予歡甚故其政聲民譽先人而賦租課程不後予惘乎出其後嗚呼事有大小理勢一也伴食不議相業當益崇畫諾無譏郡政止今所傳耶吾因二君有感鄭君今秋官滿以諸公薦改秩去書來見屬欲記前後為丞者姓名月日俾後有攷曰丐片石具矣子無辭予固樂道二君之會逢而知退之之言蓋激也而二君相與乃其常理常可遵激可戒也君子不徒言之不苟為之鑑諸彼合諸此矣鄭君名大成字集之

畢叔茲通判義莊記

畢氏義莊四百畝二角者創而為之者也又二券合六十五畝有奇者續增之也凡四百六十六畝其庀泄出納有法其給壯稚衣食吉凶有數其防梏悖弗率有制取范文正章申公遺法增損之既無遺慮士君子可取法焉蓋敷文公之意而成於今別駕君畢氏自文簡而來世有顯人數文公高節奧學照映汗青別駕君則堂父之室而克荷者夫君子奚學非夫推吾愛以及人乎

江清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十一
愛其本自族屬始而承先志孝之大者君天資惠利赴人之急愛人之學蓋有所受自本施之則不悖得其大餘可次第然當董董不乏之初爲之莫禦勇矣事以勇故立行以勇故果人惟勇於利悠悠於義故無稱焉且貽譏名教君獨能爾可謂賢矣捐田以賙族固范章二公意而爲之於有餘與成之於粗足難易之間識者又當有以置其論畢氏洛人今占籍平江別駕君諱某字叔茲

思可軒記

予旣營所居堂曰以懷莒又闢前屋西軒俾兒姪諸孫肄業休息于此扁曰思可夫事之有可不可成壞難易所由分也適其可勢則易而或壞當其不可理若難而或成此則繫乎其人之賢否思不思異也吾起吾家小子繼之向無置錙地銖積寸累今歲收中熟無飢則有田可耕向貧無書借而得手抄心記未饜旋復索去收貯且三十年其富至五千卷則有書可讀向吾理未徹學未定今旣久隨所得諄諄焉廸以名理曉以避就入耳著心小子輩孰矣則家法又可守是三可者足以不

匱足以持身足以保族宜家夫無一可而漸至於不可自意及此小子乘其可怠不謹則將反乎不可是庸不思之又思之乎有所懷不忘所以爲吾有所思不懈小子得而辭諸

殖軒記

伏臘以農術業以儒可以心不勞而自富蓄其學以求仕良士之所當務也捨農則錐刀矣去儒則他習否則椎朴矣士之居鄉能去彼取此君子樂予之吾友胡君元善有田郡東西以爲旨甘之奉資生之具負郭者尤其良也圃于田間屋于圃間將與吾兒結書課焉予以殖名其軒閔子馬曰學殖也不學將落今居是軒入而閱書出而觀稼理不無所得夫其勤於耕敏於耘亟之稽嗇之用人必日以良農而其家必且不匱士於學亦然其進之也猶耕其擇之也猶耘勇於取猶之穡重於發猶之用不具是而言學餒矣元善才良而性淑於士之所當務者兼之夫養生之理或得之屠治民之道或推之牧予欲其觸類而求之深故諭以閔馬父之言

孫宰軒亭記

軒曰靜觀自上而言亭曰熙然自下而言尹孫君爲高郵之明年創小圃中爲軒爲亭陳子命名如是高郵俗淳朴異他邑自頃南北雜處其習尤戾夸競陵暴尤囂于田訟不復承平之舊歲辛丑大旱千里如赭民無所食彊者思爲盜弱者束手待盡是二難君適當之人爲君憂君笑曰在我而已事無難且非是人可爲之矣於是處心以清肅待民以簡易下不忍犯訟減十五六佐郡將食飢羸輯流散勤以撫之不倦以終之所濟甚博來歲夏秋大稔乃始得爲是圃雖未遽宏麗可樂然有

以感于心者嘗試偕客游焉登軒而俯清池微風不興碧水泓渟游魚深行鱗鬣可數則得夫爲政之理靜可以勝煩此以是觀彼以是觀日而月暫而久雖欲不化不可得已登亭而舒目焉則鳥鳥之嚶翔花卉之茂鬯煙霏之陰曠風日之清亮物之熙然猶民之熙然吾心亦與之熙然也然則中正以觀聖人之事靜以觀君子之任故自上而下惟觀以靜也宜而後天下樂者又君子之志向也民方感然吾且得泰然乎故自下而上其心之熙然彼心先之我乃從之也君能是軒亭以是名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一
不既賓其實乎君曰唯子爲我記之

知樂亭記

直雄邊之西爲小橋橋南有池從昔深之養魚其中今太守張侯創草亭池之北郡人陳某請以知樂名之蓋取莊生濠上之意夫道可以兼物而事事者于其理也未有深於道而不徹於理者君子超然領解而舉天下芸芸生遂職職陳露了於方寸無遺者彼魚至微物而泳遊喁噏圉圉發發有頌首之適無頰尾之勞是樂也而隱几者則知之其必有融悟於言意之表者侯於道造詣深矣出而爲郡刃無肯綮千里貼秦相忘而各得吾以名亭魚云乎哉

蜚雲亭記

張侯創草亭郡圃予以知樂名之亭東爲橋復亭其上其成也偕予小倚策曰是亦宜名予以蜚雲告昔陽越生子待事而名東坡作堂旣成而雪因榜雪堂今登是亭大風號空萬物披靡簷外晴雲東南蜚如敵怒而赴如羣駿之驚如旆旌旛幢翻倒凌遽可愛不可駐聊識所遇旣名而去

寓隱軒記

吾友趙君日新得地十畝園而軒之美花嘉卉碧松茂木娟嬈蔭映因舊增之左右後前風煙奇秀離邈間造可觀可樂知者勸遊遊者忘歸謂陳子曰吾鄉近邊人莫計遠登覽觀遊寂無其處吾營是可琴可書可留客可奉板輿爲吾親娛視世功名了不足圖子必吾肯名之其何如予應之曰士於出處顯晦岐而二之非也其大致澤人利物君子之道今子俊發通粹讀書學古非無用才而必於退與古異吾斯未安則以寓隱名子之

軒道公物也且私之才天所賦靳不爲世用潔已而孤物徇人而拂天古之人咸若是蒼生其魚久矣不惟是與世間之樂必同其憂設終老東山不足爲謝安石安意肆志不爲秦帝一出仲連其何稱士不膠所守其必有見子安此幾隱者之歸吾惜也寓焉其可幡然之志未宜中泯聖主側席逮下中外賢傑林立而世方艱棘顧何時而果於隱歟果以寓視之請從子後敢辭老且衰邪日子言是吾無間然退爲之記俾列之座隅且以諭吾鄉懷噐過自重如君者焉

分定齋記

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夫其不齊皆物之天夫惟齊之以不齊者能全于天予待祿耕于淮之南春夏大旱客見諗某時雨霈然某大水害稼某雖雨未足也言接耳日異月不同職是非天數而一時旱澇豐歉凶吉乃爾不齊澇而病未雨而憂雨而喜意其人之分已定於冥冥天無如之何彼乃喜憂且病皆不得其正事皆然處其不齊而君子衆人之所以霄壤也無求者已尊無求生於自知自知者中泰卽是而養之可以旁薄一世邀睨造物婆娑萬物之表不然營營佻佻有不爲物役幾希吾友王君勉夫學富而行潔知舊望之甚深壯未一命而其容充其氣和其居家與人亶亶肅怡怡也闢所居齋以分定名之於世了不經意噫其所謂自知而無求不爲物役者歟夫有餘者貴分自足而已君子小之吾於勉夫尤深望之者又將以分人者責之適歲事軫慮而書來求記有起予之歎故書其說

小菟裘記

進而忘退古今墮此病曷其病夫彼惟知賤不如貴貧

不如富閑寂幽獨不如願指如意冒譏評不暇顧獨不
知屈不如信也宜其病食祿而乘其車恂慄乎職業之
或墮疚懷乎上官大吏之訶譴詰爽而陰忌旁嫉不皆
無仕而得歸心休休焉此累水釋信於久屈信可賀士
顧曹此所以多可議父子出關東歸時人感歎或泣二
疎所以獨稱於漢也張公仲思賢而才齒髮未衰聲望
方隆士論所期未副干一名所居則曰小菟裘居爲他
日歸老計夫以好進者之銳且多也士之退者君子貴
之適可進而預計其退其賢於人尤遠繼此鼎彝竹帛

深刻屢書幅巾西歸吾知不待孔殲之二宜去不貽譏
樂天之秦中吟客間謝道兒亦無庸聲其喙

琴書樓記

陶翁作歸來引有琴書銷憂之語攜李張公取以名所
居之樓置二物于中日與之周旋而承記於予夫必有
以寓其心君子與衆人同而正不正白黑霄壤彼其心
于貨利于聲色勢位營營逐逐不得則內慊皆是也公
澹乎翛然不妄交奉親從仕之餘捨二者不以寓其心
心寓是故樂寓是居是樓則挹聖賢與之偶論世尚友

千古在目拊絃拂徽自奏而自頷之想當得意唾為玉
雪吟繹陶寫芥視軒冕心與手弄手與絃冥樓外萬象
怡愉暢適有偕其樂公之心得所寓矣雖然陶翁寓此
以銷憂爾公居為曾閔仕為龔遂召信臣生不知有遲
意事直寓其樂與翁則小異予得併言之

盤蝸室記

凡居室安吾身適吾意而已不必恢廣顯敞然後為愜
大固快小亦不無所宜壹於快而已識者謂之夸而拘
張公仲思飾小室日以盤蝸盤蝸之間橫縱若干尺幽

秘靚密與市塵隔公好詩吟興時動此宜冥搜公寡交
名友訪逮此宜晤語於琴宜瀏琅而聲圓於香宜氤鬱
而煙留銅壺暖宜貯花窻隙虛宜聽雪所宜難一二舉
公不此陋也何疑大厦萬間少陵思之仁物者欲廣容
膝為安靖節言之自處寧過於約及物自夫處已公之
心蓋有在

興化縣移建學記

葉侯令興化之明年以縣學湫隘頽傾訪得舊址規復
之又明年畢其工祀有廟講有堂為門為齋庖庫井垣

江漢長編卷之二十一
甚備而固巨湖映帶軒豁曠爽財出於積累之餘官不
與其費工取於游手之募民不知其勞又籍羨田爲養
士之食馳書吳門求記於高郵陳某乃爲之言曰有民
必有士有政不可無教而化之逮乎下也益深民治於
人者也士則將治民者民也而爲士孰使然而刑驅威
制必欲不吾敢犯果不足以得民之心惟詳於教乃可
以善其心古者取士於民以爲公卿大夫共天子之治
迪民之性有以擾服銷被其奇袤好利之念是立之學
京師爲太學諸侯爲類宮固也而黨有庠術有序家有

塾夫化行而不究于下非治之至三代之學于其細焉
不遺其亦深矣哉左氏記不毀鄉校詩人刺子衿挑達
皆於區區之鄭言之鄭之人所以能枝強鄰大邦其民
愛君效死而不畔豈無所自而然當時大國可知文武
成康盛時可知皇家以文治凡山區海瀕百家之聚無
不建學斯足以見聖化之深且遠興化雖小邑然介于
海陵高郵之間二郡昔號多士名輩相望民純恪易治
茲豈非根原于學而賢師帥教養之效是邑也不應頓
異而士之才彥未多民鬪訟未稀與所聞大不同侯病

之病之而不得其術則何益矣故其爲政汲汲于學經
營之始人知其難侯意愈堅曰將有遇請于郡時守趙
公賢而文欣然從之畀以大木百章而繼之以錢若米
部使者亦嘉其意贊其決果克竟其志今之爲邑旦夕
金穀獄訟簿書是課孰知有所謂學置不問於法令無
責而金穀獄訟簿書一不副上官意譴訶立至可謂難
而用小邑作久廢時無羸羨卒而成又甚難侯賢者也
不小是邑切切求所以治民之本而臨于上者假之於
金穀獄訟簿書之外尤賢哉事以賢立而多賢不易遇
故予樂爲書之以道邑人喜劇之情因述古人建學之
意而期其士民於方來有以滿足侯之望侯名簣字進
卿蓋石林先生之孫云

鹽城縣學蘆地記

鹽城古壯邑有學舊矣特盛于紹興辛巳時令則時公
紫芝公鉅儒以作成人士爲樂學政井井也迄今二十
有九年寢不逮昔士以空匱告諸邑令施君喈曰是時
公所規畫不應爾乃按籍究索而得其由蓋凡財用之
入雖不一而以蘆地爲重其後人爲蔽欺貨賂冒沒日

朶月耗漫不可省事以久而蠹弊以久而生固然無疑也君覈其給確其隱平其所入之筭不外牟他計而所得比舊倍焉民徂舊習爲諛諛其辭君不亟不怒曉之以理誨之以教養之意然後欣然從之君邑政之懿大率皆然是舉也士疇所望而民不告病識者心服夫爲政貴知本學非本務歟而忿疾其民者不能得其心君去彼取此可不謂賢哉是邑多良士秀民蓋自時公作成力君又能大時公之規而振其旣弊夫豈特士之幸凡邑民將實受賜惟公卿大夫起于農肩比袂屬咸自夫爲儒有不爲孰禦也爾民之子弟昆仍夫豈無秀且良自分農而不儒乎一或儒其不悔夫始之諛諛而煩君之曉且誨耶予書其事寫其士之情亦諭其邑民而要之將來

江湖長翁文集卷二十一終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二

記

快哉堂記

儀真子城東舊有亭庠局弗與地稱更而爲堂營于前
太守天台吳侯洪成于今攜李張侯顧以其亢爽屹立
江山市區歷歷目中榜以快哉舊亭名也今仍之取宋
玉蘭臺賦風之語夫君子固有寓意於物而實不在物
者二公之賢其亦爲此風之快歟其亦有快於此風而
其意有在者歟吳侯爲郡民庶而富千里妥妥安仁孚而

政洽遺愛未艾也張侯繼之推前政之意撫摩之益勤其感悅化服子弟之於父兄然也南楊召杜而接踵政魯衛而適後先者也真之人亦幸矣哉君子爲政喜憂以民未有下熙然而上不泰然者也人惟不愛人與無位以致吾愛則已不然日連薨接踵之繁夥耳塗歌里詠之說嬉其所以快于中爲如何是堂也其更而成之皆熙然泰然之後也夫佩必玉蓋于其德見大水觀焉聖人之心所契者道也論君子爲政毋泥諸物求諸物之所感庶得之想二公退食此來憑虛遠矚彼颺乎其清穆乎其和遡水波略蘋芷拂簾旌而綸衣袂不獨蕩氛歆而空之且將凌雲霄而茹沆瀣顧迺曰吾何快於是其孰爲座上客盍以吾言復之

靜賞軒記

山何與於仁而仁者樂仲尼之於水非孟子莫克知之得諸外有諸中也子張子作軒以靜賞名取子美雲竹之語彼其連娟勁挺梳風媚月儵然埃壒外似君子之靜于此焉賞中可知或曰子張子賢而才從仕之始理焚整繁有不容已未可以靜藉其口是不然應天下之

江漢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糾紛非至靜不能彼方駢集沓來我且竭蹶赴之事未
易濟而心則倦憊皆是也子張子豈其然天下事波驚
電駭覆却無方而不能干其湛然者夫是以隨遇而功
子張子優之吾知之深且久故因是軒爲之言

淨香軒記

子劉子作軒與其弟讀書以淨香命之人均有所好惟
君子則得其正而此君之風猷韻度蓋非蘭麝而實香
辟埃塗而獨淨淨以得君子之性香以與君子之行子
劉子之所以寓王子猷之奇嗜而取杜少陵之所詠者

歟二子居是軒香其行則人卽之不容辭淨其性則隨
寓而善應矣雖然詩人之於物皆有以領會修身與世
之大者而觸類無所得則士猶病之劉子顧以子美語
風吹雨洗者自玩自懌或者猶詳於寓而略於警非耶
若夫拂雲於無剪伐之後吾特以是爲劉子請

清風亭記

予與客訪乾明主人登小亭時春色醺人欲醉予愛其
僻夙寂絕翠竹遠近羅立澹然忘歸主人乞亭名顧壁
間詩則予友趙子野所題有竹風清之語因請以清風

名之且諗之曰境幽寂與竹宜竹與風宜夫其拂衣塵
爲此登蒼翠森疎玉立蔭映而颺然翛然忽焉動襟袂
涼膚髮回視駢車造武地如日偶俗輩一旦接高人勝
士背蒼嶺俯碧流不作市區埃壒面始揖而進固欲追
騎鯨御風之人於風煙之表吾於此又將賡桂枝之篇
誦招隱之章命此君披拂熏沐子其何如客曰是起予
遂爲之記

繼雅亭記

郡南門爲客亭其屋大小凡幾間其材堅其規撫適中
名以繼雅取淮海先生詩光華遠繼周王雅之句前此
客餞輅乃于征税之區進退揖遜局不舒而徒隸車馬
勃磔搶攘可厭今周旋餘地矣夫賓至如歸子產以美
晉文而侯不在疆里不授館單襄公知陳之不競河南
陳侯爲高郵大務舉十九動與古合此尤非可後者是
亭也侯創而名之記而識之者郡人陳某也

引月亭記

亭瀕水月與宜太守陳侯創爲之名以引月與賓寮登
之有歌于側者日月之徘徊俯亭之隈若招而來兮月

江浦長翁文集 卷之二十一
輪兮盤盤儷公心之高寒月波兮沈沈媿公惠之浸深
月之從公麗紫闥映丹地兮望月屬思儂其有旣兮郡
人陳某適侍遂取以志其成

槐衮堂記

盱眙古邑也晉宋而下南北異壤嘗郡其地以相窺控
本朝統一則邑于泗南渡之後復邑于揚紹興初定
講和戎之策君相疇稽古今以其扼南北之衝陞復
軍壘又擇賢才守之歲壬戌也故大丞相少保沈公以
軍器監簿寓直出膺是命至則規度營葺凡其所以昔

縣今郡若閉關館廡營解之類郡所宜有者願指隨具
不侈不陋吏至如歸不敢苟簡于事而民應其命有子
來無病告規模立矣則嬰孺視民撫循詔告之自近而
遠怡悅按堵廼興黌宇廼延儒先擇秀民輟官帑羣而
居之而誨之以文諄復詳至至今矜佩文學不落宅郡
後庶而教之之政繇公再至經始之又潤色之其加惠
于民愈久彌篤故法備而愛孚去而相天子迄能成
終紹興之治其家法所被才傑林立天爲盛德報至矣
今鮑侯領郡符後公蓋五十三年下車未幾論世師古

獨於公之一話言一施設謂舍是無以爲法郡齋之後
所居堂名昔人以其諱徹之侯以槐衮扁焉求予記其
事且紀郡之始而載其德以詔無窮方公爲郡予雖幼
聞見其德政甚詳吏有以僞帖盜宅金者家人質之公
公不可否也陰悉之逃其包含恢大如是者不一淮人
戶知公果公輔才也若王文正公韓魏公其經濟器度
皆見于卑官時公則無媿昔人郡課最或貶於輔佐相
業茂外庸有不屑也公不然致君堯舜而虞周天下
之俗方守是郡規畫井井後人雖欲出私意少增損更
革之而不能是又畢公之克勤小物者歟茲可謂全德
名世凡士之事君皆所當矜式則吏是邦升是堂盍仰
而思公之懿俯而酬民之望篤其慕心庶泯其媿心哉
侯不惟反已抑以淑諸將來名堂之意蓋在是予故表
而識之

秀野堂記

延陵吳公佩守符爲高郵大侵之後歲纔中熟公下車
弱良撫寧強梗爬梳利害罷行惟恐後德心下孚咸有
四鬴之樂振蠱興壞疊疊日力百廢緒舉人視之良甚

江漢長集卷之二十二
六
憂憂公則優爲粵明年民氣洽和稼事十倍迺除圃西
荒第地重建秀野堂堂成領賓僚落之酒行主客胥樂
笑語之餘周視四覽不假刻畫點綴而景物前陳目謀
而心愜儼乎坡仙所謂秀而野昔人謂卽兩言可圖画
者至若池荷動而鯈魚物木蔭濃而鳥鳥樂北垣挺竹
千箇微風披拂舞翠幢而嘯饑鳳人情愉怡物態固若
效奇佐之喜也公顧客陳某是不可不記子母辭某得
諸故老是堂自元祐則有之詩人楊公濟暨衆賢咸有
紀詠中間兵纏淮地堂廢詩亦不傳紹興辛巳國家引

元祐故實陞縣而郡之四十二年矣而守者多故欲復
之未暇也乃今有成夫遊觀燕息之地爲政者雖不汲
汲然當爲之屑爲也神間者物不撓中超然者有餘應
高郵雖小邦而兵刑錢穀訟牒聽斷使客酬應亦夥矣
不時有以休裕其躬疏濬其虛明之地則何以使慮不
煩而政不倦柳子厚謂君子遊息之物高明之具必清
寧平夷常若有餘則理達而事成而處臺榭遠眺望何
與治忽而月令可之李材叔知柳州南豐欲其有久居
之心毋寧屈指計歸困述其土物風氣之不惡足以爲

治者昔人於其政之所自者求之詳昧者迂之公之來無一毫鄙薄其民而狹其所臨之心設施後先不動聲色脗與古合是堂也宜燕休宜領客宜退食思政吾知其神益間中益超然一郡不足爲矣堂三挾屋二步廊十三廊盡承以小亭大小凡五十棟鳩工衆役之後緩急之序也堅久是計而不務華故財不費募遊手食其饑而使之故役不勞經始以某月落成以六月中泮故暇豫不迫而人宜之昔文公營建衛人美之曰得其時制魯爲長府閔子予其仍而惜其改作公於古信無愧設不命猶將有述及是其容不表公之用心而諗諸將來予於是乎書

應緯之教授生祠記

能惠人以德而不能使人之我忘被德之深遽忘之世有之士不爾也天台應先生職高郵教官滿而去諸生繪其像事之先生不屑也止之不可則請記于里人陳某不以不文辭志其所不容忘者也始先生來所謂郡學之政教官之職名而已帑庾空匱厨煙不起衿佩過逢例有挑達之嗜先生教事自詭慮畫營爲不頃刻置

念視士脩墮不啻父兄之於子弟課試有程基廸有方
寒暑昕夕在私家絕少被其教者粹于經麗于辭多可
觀食士之資訪諏研覈奇蠹隱弊錘剔無餘旣籍焉又
石之人可按圖而姦猶息心是皆惠利無窮不可忘而
可書者世猥曰仕難乎行志予常非若言事固有掣其
肘不得逞彼且心之悠悠事何由舉心存是才或不周
也何益應先生心則恪而才足以副之亟濟登茲謂志
果不可行其然乎先生居官適河南陳公爲守公文而
好儒表表有家法於庠序切切也祭奠之器服武校之
齋宮貢士有院而不恩教養之地公創而備焉先生所
爲無掣其肘蓋與公意契鑰也公與先生相得幸矣而
吾邦之士一旦偶二賢者不幾至幸歟予故併書之而
亦有感焉昔茫然今截然三歲爾夫孰敢冀今顧若此
而事之興壞人之才否不能齊截然之後渠能必其不
復有茫然之歎二三子他日拜先生之像其思之不忘
又將如何吾僭且過憂恕之者知其爲鄉邦計也云爾

惟揚貢院壽祠記

安撫待制侍郎趙公爲揚州庶富斯民之心切切焉其

江漢長翁文集 卷之二十二 九
養士而欲其成渴如也民庸奏最矣學政亦既井井又
惟試士無所創貢院凡若干楹諸生被公惠感公意淪
入心髓乃卽貢院繪公之像爲生祠以寓其不忘之誠
適高郵陳某來遊求記其事因論之嘗承教於師吾於
當世盛德邃學可法蓋嘗凜乎若立吾前晨夕斯食息
斯不至焉耻也庸不失吾身以至于今小子識之今諸
生之於公亦遇矣而又知公之可法至於繪像而極其
瞻敬則凡公之刑于家孚于君補袞之績仁民之政行
業文章必也凜乎立於其前深思究懷曰吾他日觀光

上國策足仕籍皆由此而後進不惟大比較藝進而接
之目將平居暇日著之吾心晨夕斯食息斯就其所以
如公者而深戒其所不屑爲則庶幾矣反是雖曰龍章
鳳姿冰峙玉立日吾對焉於學猶無益也夫士志于上
僅而中志于中果能中乎下而已曼云也昔人步趨聖
師終瞠若乎其後善學退之者湜而樵彌不逮它無聞
也汲汲學之如此爾悠悠焉吾憂也今諸生用意之善
予竊喜之然予其友也故後譽而先規告以聞於師者

游山記

黎明策杖出錢湖門飯于旅邸主人入劉氏寺遍覽其勝處度慈雲嶺窺易安齋酌虎跑真珠二泉登六和塔就市樓小飲聞賊萬鼓聲則濤頭來自海門舟之後潮者如蝨如蠶如蠶如亂葉如蜚而西客意漂蕭有憑虛意潮事已北訪石屋閱象鼻石入煙霞洞徙倚於清心閣晚宿于延壽小菴翼日茗飲于慧因僧了心之室小留郭氏庵坐于龍井石上漱其泉徜徉于新舊圓覺日已西自麴院買舟以歸周游歷覽然止二日不已勞乎予以磨勘故春初館行都旣五旬陰雨十九倦倚局坐一樓

之間眎不外窻戶聽不越四鄰冒雨而出則乃問闍隸以偵伺朝士之在否其接客與否久然後知其胸次鬱滯湫底如鷹在鞴而側睨平林曠野絡馬首而絆之也一旦風日清亮煙林雲壑葱蘢蔭映得以徐行緩憩而崇山積水嘉木秀卉泉聲鳥語後前左右一可以說耳目而適其心亦何異斷鷹之繼而縱馬於野是足以忘其勞始其出計新霽不容失暨其歸則明日復雨茲又非幸歟用是知世之窮者大約或小泰古所謂其勞可忘者身履之尤信且喜予老而健猶可從事山林間也

同遊者山陽陳德美顯教僧華記者高郵陳某唐卿某之幼子師是實奉杖屨紹興元年二月十九日

遊山後記

杭人喜遨蓋自緩緩歸曲始盛而極于今今爲帝都則其益務侈靡相夸佚樂自肆也宜然湖山之勝近在城外城中馮高約略在目一舉足則向得之約略者皆身履之俗之喜遨亦其執然山以湖故以南北名而北山尤便且易至予遊南山竟再宿雨旣小霽復攜兒出闔門歷觀廟二僧寺四略亭謝館墅降陟山阪遵柳隄穿

花塢幾十里所旣歸日甫銜城馮欄回首則適之所歷指以語人無遺者意喜遨者不必杭人也凡羈人俠客與夫遺埃瑳工賦詠者尤不能忘情於此使其遠於闐闐非作意聚糧莫至則樂不償勞雖所欲將不能不然見於六一翁之記而聲於白蘇二公之清詩妙曲何其誦詠褒予之不小靳耶予尚留計時泛湖波且涉其瀕以細訪緩閱其煙水嵐霏清麗勝絕之趣以滿酬夙素以予揆之則杭人之俗未易可議紹興元年二月二十

二日

東遊記

紹熙庚戌冬予東遊因有所得輒復記之非東遊是記所得之不可忘也鹽城縣去高郵二百六十里北瀕淮東斗絕入海城西有泊俗謂之小海其地卑下其氣底鬱其風物庠陋粗惡井斥鹵不可飲人墮俗習曾不他圖米麥之佳者就烹焉飯血如麪墨如驟見之不容茹時風雪連夜旦河水數寸歸懷不可少忍膠舟莫前也倦憊臥高舂浩乎泰然則已吾鄉閭井邑矣親友前勞酒肴橫從喜今悼昔未竟剝琢門有聲起迎客則吾友

陳德美攜某二生來坐定容儼然溫氣充然和議論膠轄粹詣三子一如二客去陳子曰是人也其處已重其與人一而文采足頡頏一世而不有之者也是可友也予慊然自失蓋猥易不任多端莫持士率犯此予苦之而文又予所嗜而不能自忘者是其果賢於予矣則復自尉有買鄰耦耕之願吁向也歸心之銳不可傾刻留非爲身口計乎身口是計役於內也今者歸心之忘若將終老焉非以已之不足慕彼有餘乎慕乎彼是怵於外有所役有所怵臧穀唯阿其孰爲正古之畏友歟其

出也軒冕非華裔夷非僻人惟裳衣而語言皆吾族屬
弟昆其處也丘壑封君桑麻萬鍾具菜茹猶列鼎晤妻
子猶君臣不豐此而確彼不忘已而徇人獨立一世與
造物者俱非夫無心而善遊者孰能苟進是則凡安彼
邑之居而甘其食者視鄉縣何擇橫目食息之徒皆有
起予發藥者視三子何擇吾喜其有得而又惜其晚也
聊識之辭

記病

子幼多病然不苟焉病于食飲于暴露于妄喜怒也以

病始病脾謁醫非良過投熱劑又病目隨有投目與脾
相反也益一則害一予無如之何醫有知書者基以救
本之說劑以溫平滋補責效以漸凡物之賊脾而寒戕
肝而風者屏不茹而絕慾節味如詛盟焉病遂少愈庚
戌夏得利疾良苦謁數醫或曰血無非熱也經固云或
曰寒極亦能血或又曰是寒熱相并劑更進血之減增
視劑之寒燥然無益於瘳自夏而秋病勢衰矣孰繹而
靖惟得工醫委焉進香連良愈攻風于胃乃大愈客問
疾以予熟於病且能瘳問所以計疾者告之曰人之生

以元氣元氣索則死受賊則病善防其所以賊之者無疾之道也吾始病一療之乃病二置不療求諸已病乃不爲害今之病之久也眩於醫之說也一醫難乎取訂參之衆醫衆合而愈醫眩未得工者不假奇術高論去之撥如也蓋亦玩其疾之悉而自計審也夫詳諸已可以無疾精於人易以愈疾保元氣在我祛其害在醫昧此矣不死則憊曰子之言似可施之政請少進申告之曰吾熟於病知病之說爾渠及他雖然嘗言之國之有綱常道法非人之元氣乎外內姦宄交偵而竊伺非賊

元氣者乎三代聖人於綱常道法致謹汲汲也時豈無偵伺以投其隙者不遂也有由是物虧而姦宄肆從而治之一消則一起或不可爲者皆是也漢祖患功臣韓彭誅而北虜橫武帝患四夷衛霍功而海內耗讒臣興孝文無爲光武戢兵其知保元氣者哉非借箸之言諛說者售則天下楚而不漢恢以奇而信安國以常見玩能無妄舉乎若文之聽長者言光武之審黃石持以恭儉勤明焉蓋有見於獨而無所眩者是雖無祕謀奇勳然可以無亂亦可已亂子所謂施諸政類是非耶曰然

古有醫國之說幾是哉遂從而書之

集同年記

小宰費公士寅西掖陳公宗召左史湯公碩倡之

慶元庚申二月八日合乙未歲同年進士飲于西湖環碧之園其敘以拜其坐以齒其主席者三某官其預招者十二某某自舉觴至揚觶三十刻所飲既酣合辭言曰仕熙代取科第良幸而吾主客十六人者官于中外合而離越二十六年離而復合把盃相屬道國恩論情素勸加食祝亨嘉聚首一笑不其尤幸况時仲春風物媚孀欲雨倏晴雲日葱櫛西湖山水秀麗甲天下而環碧之涵虛又西湖勝處宜春宜晴宜觴詠俯仰徙倚湖光澄渟盎盎如釀烏魚弄影窺闔樽俎風柔無力落梅泛香斷續襲人一時佳勝爲吾徒有不止古所謂四并者政恐後謫仙無此樂非三鉅公篤事契忘名分未易得此此不容不識客命某致辭書者胡有開也

記黃倡

黃倡名真真本皇甫氏冒黃有愧也流落高郵倡兩兄優同養姥壬寅歲五月二十七日予借郡妓飲客倡且來頗穠麗然駮而疎姥恢磊豐潤皆不類倡家予固異

之倡歌以侑酒語如侵衆妓倡不知也衆妓怒詬之倡
憔悴不自容姥解釋諛諛乃已徐詢之倡父謹字公度
曾爲金州大將俄知橫州以事得譴去去而卒妻子失
身乃爾姥褚中告在馬客悲之諭老欲哀金嫁倡姥曰
甚善然二子碭而優待妹乃濟二子之不濟妾則溝壑
爲良人與爲倡孰優妾悉矣然無可奈何妾塗寧自振
未有期則泣下客亦淚沾襟或曰謹在金州一部將妻
女美法之妻女歸謹或曰謹志也予疑造物者司世間
事貴賤升沉榮辱翻覆之遽報其人往往過其適必不
徒然及得部將事乃知倡至是也有由殺其人取其妻
子與其子優若倡其酷也不異士有官有位惟已便利
計不正不忠不廉不恤也汲汲計子孫而天下之男女
不才失行甚者士夫之後不乏亦必有以致之彼且若
是况倡父耶倡未足悲而客悲之悲之而不監之何益
識之以示諸子

記岳侯事

張平爲盜湖南岳樞使討之遣李道往平尅日與道戰
道之始發也岳集諸校置酒而歎問所以歎曰使道當

平能不憂乎張憲請行許之計授憲臨陣就以道軍戰
平降者與俱來又計授道憲到以兵授之而歸平臨陣
求與道語軍士以張告平惕貽既見憲召左右議遂降
岳意李威名出憲下憲徑往則平且逃去臨陣投以所
忌則氣奪識者以岳之料平與李光弼降高暉李日越
不異

記王尚書事

王佐宣子守平江政聲第一尤長聽訟小民告捕進士
鄭安國酒守問之鄭曰非不知冒刑憲老母飲藥必酒

之無灰者守憐其孝放去復問酒藏床脚笈中告者指
言之何也豈嘗有出入而家者乎抑而家奴婢有出入
者乎以幼婢對追至前得其與民姦狀告以酒處者婢
也冀倉卒逃去皆杖脊遣之聞者爲之一快議者謂與
湯致遠治告牛肉者同科湯爲江州斷殺牛嚴甚不盡
止也則設賞以捕食肉者有民荷瓜入城及門被捕湯
物色之蓋藏瓜中也捕者乃稅胥民云妻病不他食惟
思牛肉故置瓜中冀達之湯引其妻與胥前臨之以威
皆承其姦蓋妻與胥謀陷其夫者湯致之法古之良吏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三
史策稱其神明殆此類歟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二終

江湖長翁文集目錄

宋高郵陳造唐卿撰
明海鹽王廷俊君英校

二十三卷

序

送俞知縣序

送施知縣序

送趙節推序

送宋節推序

送程平叔序

送楊文度鄭良佐赴省序

送嚴上舍序

送師文赴春官序

送師文二臧序

送張使君序

送程總郎序

送梁教授序

送壁侍者序

送周廣文序

送應銳之序

雪壑詩序

二十擁燼閑談序

張使君詩詞集序

高郵貢院落成序

揚州進士題名記序

楚州秋擊毬序

棋序

喜雪燕序

燕同年序

鍾濟字序

蔡子實二幼子字序

劉常甫字序

臧子儀字序

二十四卷

書

與諸司乞減清泉兩鄉苗稅書

與許御史論荒政書 與袁大著論救荒書

罪言

卷之二十四目錄終

卷之二十四目錄終

張言

善

二十四卷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三

序

送俞知縣君任序

宰邑難尤莫難於今日予嘗靜求其故蓋未可以例論夫其民繁事叢俗驕戾而人鬪訟偵其隙以陵上而彊宗大姓恃所挾以肆其軒輊財無所乎取而上官誅求不置是果難然以地論則爾若夫中無有則病剗決曹未更事則病扞格才矣而學餒則又用之易窮無以靖其下若是者人實難之今之世以地難者少以人難者

多不求諸已猥曰母為邑過矣仕而親民孰若宰可以
行其志莫切於宰德意夕萌民朝被其惠冒其難為之
君子將不憚况不皆難也耶吳門愈君任以改秩為邑
得淮西之廣濟君任予友也知之特深正而通辨而果
為予謀日後當爾無不然則豈有剽決扞格之病其宏
博粹詣之學根蒂夫才者則信可以靖其下往辦一邑
蓋甚小矣淮鄉之俗質而不浮毅而不紆是非公而易
以義服今南北雜處差不逮昔然其遺風未盡泯予淮
人也知之為詳較之他境則固無驕戾鬪訟陵上之弊
無彊宗大姓軒輊之習不似乎剥膚巧取而無窘迫之
病其治而化之也人可為况吾君任固遊刃破竹君任
其母以今治而以古循吏自任也予惡夫不以信名君
任往必曰是夫也以易治言吾不可以鄙棄其民亦將
論其父兄秀民得良宰幸矣可無遞詔以率犯吾宰不
汝齒他日父兄秀民果不以予為不信君任亦必不以
予為不信

送施知縣壽之序

施壽之宰平江之長洲長洲劇邑號難治前為宰不瘵

職則敗名壽之通州人篤於學古准人質而古學無近
功人爲壽之慮壽之自若也未幾民安之吏莫措其欺
士大夫之居吳者頗知其能旣久也民樂而愛之吏相
戒毋欺吾宰士大夫翕然推其能且賢郡薦之諸臺合
薦之惟力然後知任質者之難窮古學之無不可而公
議蓋不泯也受代去高郵陳某與之別而論之曰近世
質以文溺實以華敝君子患之思有以救此久矣而確
於論士狗今者未若信古之宜今也使以古用今果冰
炭之殊枘鑿方圓然也則吾以孔孟之說爲贅壽之之

質也其學之古也君子確於論乎有士如此無容失之
壽之其益信所有哉公議之在豈特吳之士大夫方九
重側席才彥公卿貴人體上心以廣招延蓋汲汲也指
已效爲薦語吾猶曰吾犯嚴則孰信君行矣

送趙節推介卿序

賀與弔無定理猶塞翁之言福禍也虓祁之成諸侯畢
賀史趙譏之夫彼不知爲晉計則可弔爲諸侯計則可
賀晉侯以弔爲賀也宜其衰楚爲吳二三子懼子西曰
乃今可爲勝生於懼者也卽無定而求其定當與深識

者言之丁未旱浙東西尤甚天子焦勞于上部使者講畫于下凡才諳慈惠之士奔走夙夜以振舉荒政子趙子從事蘇臺俶裝爲海鹽之行其友陳某因其別爲之言曰今茲之旱吾爲天下賀者一爲浙西賀者一爲子賀者一夫旱氣熒熒之後上下困窶可弔也而賀何歟夫求天理者于人事人弛于安濟于戒故當鳩視麟鳳而師保灾眚昔吳用事上國凡其百役越無乏供子胥獨憂之楚無天災楚子大感曰天棄予仲舒以出災異爲愛人君言天者莫正於舒今吾君減膳徹樂不御正

殿黜嬖近求直言凡四方爲旱請應之如響雖安行自得聖性固然畏天之心實源之商之桑穀周之雷風宋星之退舍其夸辭以銜後世歟故曰爲天下賀浙西八郡告旱者六而杭秀其尤赤地之餘往往恃以不恐正以常平使者爲命而羅公寔任是責凡其蚤計預圖無一之不備慨然以拯焚溺爲心而抵掌策足富韓公之所爲夫存是心才不足以克之則不濟具是才而量不足以廣之勇不足以行之所濟幾何羅公蓋兼是故曰爲浙西賀士抱其有豈石瓠匏瓜然亦推而及諸人爾

江漢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三
和扁華佗之良衷其術而不一試焉固何所望世不能
無疾則起廢生死之功旦旦而收之良醫之所以尉足
其心愜快其志者當如何子趙子才而敏正而通心乎
惠利有素而海鹽之旱最諸邑昔者蘧伯玉耻獨爲君
子羅公蓋吏師而民之和扁華佗也起廢生死之任一
旦分子其柄子不得辭行平日之所學而副東人之屬
望収其功將無虛日吾烏得不爲子賀噫吾嘗觀天下
事水旱之變天不能使之無有而聖賢事業不生于常
而生于變凡今之灾皇上所以綿億年之基由此而羅
公與子兼善爲人之學亦攄發于此夫民者天之所甚
愛也天之所甚愛故天子尤愛之天子愛民之深則天
之眷顧也愈篤子與羅公乃能援之溝壑置之温飽之
地以全天與天子之所甚愛之民嗚呼大丈夫酬其志
願有大於是者乎子行矣

送宋節推序

予謂子宋子勇者也或曰子宋子雍容柔易温然若可
犯予以勇可乎曰君子言勇以德彼嗔目盛氣視死如
鴻毛投之以小利害則色動中掉而忘其守烏能勇子

宋子則能之家吳門一室蕭然夫人不能堪者詩書自樂顏無幾微與人言略不及其有無得幕職金陵戒官期代者請緩其來欣然從之公之遲其行者幾半年坐是益困或言之曰義當爾不悔也子宋子勇者也飢其內寒其外而以固窮爲言言之易履之難乎其忍也而子宋子易之卽此而克之孟軻氏之勇可及不疑論賢否以事而信信於己必思信於人予見勇者幾希子宋子其人也以彼所守信吾所取且思信於人信不信子宋子何加損然天之生賢者似欲爲斯世用如子宋子之賢其容舍諸其行儒而吏術甚長其文高而取人以恕名位之不直也囂囂常自得積是數美所以根原揮鬯之非以其勇歟雖然予之知且信夫何益損而君子提按舉激揚之柄能窮達輕重士者則思有以諗之有若人也而不知之不知知之矣薄于信不誠嗇于進不仁吾敢以不知不仁且不誠待當路因子宋子之官之行也姑誦其所見而叙義之當然者送之

送程平叔之晉江簿序

心得所樂可與有爲矣在易心爲離離麗也無所麗焉

而樂聖矣下此者麗而得所樂聖賢事業由之而出聲色紛華勢利愉快世之所謂樂失所樂者也仲尼稱頌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及夫爲邦之問乃併以四代禮樂告之惟其陋巷塊然人所不堪且以自樂俾以之爲治則宜其寬慈而樂易疏達而整振壘壘焉與斯民日返純古可也彼存諸中而茫然而感然而僞寄然臨於民則忿疾施於事則苟簡可使爲治矣乎然則心無所樂與不得所樂皆不可與有爲果也程君平叔質茂而材高識明而學粹居里閭奉垂白之親周旋承意旨甘

粗給欣欣然若日以五鼎養者平居失得其意一發之於詩作詩無虛日編之可牛腰束每一編竟浩然吟諷旁若無人捨奉親與作詩皆不足爲樂此吾所謂心得所樂可與有爲者也以此心而臨政其猶有忿疾苟簡之失乎今往主普江簿吾竊豫爲普江賀他日浙東之官有稱于諸公之口而播于旄孺之謠其政薰然溫慈而周其民嬉然遜順而肅者必吾平叔也予與平叔爲同年友平叔家當塗予尉繁昌遂得熟觀其爲人以自博約平叔今告行能無慊然敢以其所自樂者而爲之

序且自慰云

送楊文度鄭良佐赴省序

士之於世小異而大同書之可爲美談則吾友楊君文度鄭君良佐是也予居高郵聞二君名甚孰歲丁未考秋試山陽設張且果待其來而致之竟不如所願粵五年始識之而定其交皆得其爲人楊與鄭異其姓楊以甲子生鄭壬申異其年同居鹽城之崗門同爲儒同窮於儒同被郡薦予之考試也同家艱不獲來與予語其質銳敏其爲人精悍淳重又甚同今再被薦同爲南宮

之行噫亦異矣於其行則思贈之以言名士以學學無所乎寓發之於文章吾學之候也處也養乎此出也行乎此二君之學其粹而精旣同矣其文之麗而豐則固同抱此學以處則又同蓄久而紆鬱極而奮今出也將不能無同吁士之學內而身近而家遠而邦國天下可以窮古今通顯幽皆是物之克也向之所以潛心而乃今推而之乎世青紫祿位云乎哉露章駟馬驕鄉閭而已哉書之同寅傳之同志史之同心皆二君他日事可要諸今日雖然君子果尚同乎曰君子不惡同而惡苟

同周公不屑去而君爽不悅范希文之名德孫之翰所
敬服也然每繩其違而不少貸是同之志也彼此周以
求顯陽離而陰合同乎同茲名教之蠹吾儒唾去也二
君子莫逆友故可以是索言之

送嚴上舍遊湖北序

予官吳門長樂嚴文炳一日謁予弊冠塵服容甚澤氣
甚克其言論辨博雋偉讀其文卷古雅宏麗足以頡頑
當世而未已者也則悚然異焉且疑焉置之士夫間夫
何歎而一命之不沾何耶又三年予宰定海復造予容

益澤氣益克克言論益不少屈而詩文愈益奇壯魁傑雄
鷲瑰特弊冠塵服一命未沾猶昔也然嗚窮愬屈之辭
不置諸口予驚且服焉蓋得諸昔定諸久信其所養之
厚所趣之卓也問其所以來則曰予閩人遊越而家吳
凡其崇山大川絕勝幽邃之境領覽窺臨略遍矣獨全
楚山水之勝名天下欲遊焉久未果今且往凡吾所以
遊與世異蓋將周擊幽勝而掇取雄麗以恢廣吾胸中
大其所養壯其所立者而奉使張公知己者方護餉鄂
渚則既有西道主人矣是行也天實相之以滿足吾所

願外此不計也子得無言以贈其行陳子曰士之拘局
窘縮心無一日舒皆不明彼已之分者也天下之理可
必者在已不可必者在物行業道藝隨取隨具必之於
我可也至於利達富貴孰不求求之有得不得焉取而
自必可乎人惟悠悠於可必感感於其所不可必故怨
悴嗔越無得於彼而喪已甚矣其惑也今子獨能金玉
器業而蟾鼠世故如此真可人哉昔之人蓋有斯文自
娛而薄范蔡思行其書而劣千駟者彼豈異情宋勾踐
好遊孟子語之以囂囂併舉道義窮達告之誠知物我
輕重之有在也子無歉于外而內足以自立猶欲博大
其所有以極其所如往行矣覽湖湘奇勝之奧盼南北
控扼之會訪冠蓋藪澤名勝而從之遊出其所素負新
得者以訂正於張公爛遊而還則吾之異焉且驚而服
焉者又未易量也予舊從公遊蓋以可教見命者其亦
以此言質之

送師文赴春官試序

昔人論南北學異古今幾不可易北方之人如拙者用
富多才而後爲富若南士之學富而爲富不少至內雖

江海長集卷之二十三
歎外若克足莫能窺之者良多用其才南北巧拙甚霄壤也淮鄉近中土學者滯頓椎朴投技主司往往非南人敵我其尤也得一乃能用一非入無以爲出坐是孜孜矻矻必苦心極勞歷年之久僅乃得之然得之晚學之亦不蚤猶竊有可諉者吾兒學之蚤矣然其齒鄉書與吾相若其遲莫類吾由其滯頓椎朴類吾故皆足以貽南方笑且侮雖然南方之秀粹拔異兼人者多矣亦有苦心極勞歷久過吾而終無成者吾自視常缺然而竟亦得之茲豈非有陰制而黜賦者乎制之天賦之命

其不當專責之人乎至此昔人南北之論似又未容縣定而取決耳今爲南宮行當信所學固所守信則不遷就以外怵固則不搖奪以苟徇才用其完氣全所養舒徐豫逸以聽夫陰制黜賦於工拙之外外是非吾所以望汝

送師文二臧子赴省試序

吾兒偕臧子與子儀學蓋兄弟之異姓者兒奉親頗以文字解頽二臧子筆力尤傑鷲雋發吾所畏服同就南宮試求言以慰其行歲壬子三子試嘗質可否予許之

皆得焉如所言癸丑春同紉于有司或者曰是癖于譽兒且黨所厚者此其爲謗未有以自解去秋復質可否予許之所言如壬子時是行也吾猶信吾所言也子輩盍信子所有自信之果者有時而見信其或失諸彼得諸此曹于昔售于今得以信其屈刷其耻吾亦藉以間執謗者之吻不其快哉行矣毋自疑

送張史君南歸序

攜李張侯把吾鄉麾予父子辱肯交得可賀者二侯於書無所不觀尤邃於詩時不得已呈拙亦多首肯且賜

以鐫誨所得不貲一可賀政之及民利病洪纖罷興無遺力慈祥愛人而不失有罪郡人倚爲父母而未嘗萌一毫敢犯之心古所謂中和之政自復軍壘更十一守侯政第一此載在輿議者二可賀政成入覲當今日聖主急治公卿引類之朝凡有志之士倚袂彈冠之時誦子虛之賦達樂職之詩夫豈無其人而疇潁川之庸與見晚之歎武宣尚專美哉功名烜赫此其發軔不然扈萊衣奉潘輿旨甘言笑之餘臥琴書樓相羊乎小菟裘昌其詩以詔無窮進退卷舒顯誨條然不入乎其中實

侯能事雖然曩吾爲吾家賀爲吾鄉賀繼此將大爲天下賀爲公議賀且今何時而傲世獨善遽欲遂其志必於此不仁昧於此不智侯不其然因侯之南道其情論其出處以爲之序

送程總郎序

情之有欣戚多失其正奚而失私怵之也私克於理理澈於思理之思奚其失余仕于房房窮山也九華伯適帥襄陽捨公無孰何者戊午孟春之中澣客以公移秦使淮東告聞之屏營不懌久之乃大尉喜且自咎僕於

公受察者顧客我且振拂我且詩盟文社伯仲我一旦爲吳楚之間能無戚然然公天下士當爲天下用偕五細於外猶未爲得其所今京口國北門控制淮江臺軍雲屯盡護諸將宜得博碩通敏之士君相舉而畀之公意其有在指呼豪傑殄垂斃之燒虜掇有指之故疆歸爲丹地黃閣之遊均福四方端自今日始與其私惠於一隅孰若兼濟於遠邇于是之思故余欣然於心然則欣然戚然之情得其正若失之不待辨已戚然者私而欣然者公私者計一已公者本天下理然也雖然公知

我甚深于其出處顯晦憐我甚至繼此借筋之便聚米之餘玉立上前舜都臯謨將曰臣有客惜老矣外悴而中甚腴其文筆窺兩都其論事如嚴徐其忍窮自重踞風壑之於菟人目以楚狂臣知非酒徒君相有未知爾其肯使之侶漁樵死泥塗乎至此則我之所以利賴者何如也其欣然者又將不貲予其宿春以須公行有日因道其戚且欣不齊齊之者爲天下賀爲公道尉而爲送公序

送梁教授序

予官于房房陋邦予老拙而病衰人宜之予亦宜之子梁子在焉與之語起予超然旣其久所守卓然予疑之子顧偕予此歟事非所宜則疑固也未幾朝士譽之諸公薦之不待求而去選調通朝籍至是人宜之予亦宜之今且趨朝諸公必不庸釋備冊府校讐裨朝論獻替小却麾節于外爲皇上牧黎黔正習俗皆其所宜處之如何爾子梁子胡來諸公求而後予之歟行矣予亦踵子去此反田舍耕釣之餘課舊書畢未境以聽諸公所以處子與凡子之所以荅所處者畢如所期則予與子

出處顯晦交不取疑於世古者贈別以言故書其說

送壁侍者遊浙東序

予來行都識壁師予吟詩壁嘗次其韻因來甚熟一日以行脚浙東告且有贈言之請予儒冠壁佛其衣道不同求有聞不于其徒乃于儒何歟儒與佛意道異而理一因以予所見論之吾先聖謂三人有師師老聃師郟子二子豈果賢于孔子善爲佛者亦云參五味禪將求益固資諸人資諸人惡夫狹子以爲必主叢林踞麈座大聲厲喝道專在是歟窻蠅獻譏或法器腰石確粟或祖德誚饒舌者非狂癡淨垂頤者非惰窳子能取此而不遺彼他日相視而笑且將謝知言而吳下阿蒙之歎予亦得以刮目焉

別周廣文序

格諸未善而論以善交遊之義也格而論不難於告而難於受世之君子未始不自能受進予爲儒幼則荒嬉壯嘗怠棄石友見攻甚力今而不失其身繫誰致是不然幾矣日九思不敢忘是不敢忘則思推所以見告之意而告之人告之人狠于心十五色于面十九餘怡然

或悠悠也亦難哉予意今人不古若皆是然古人之爲言固皆有望於人或且期來世知之豈獨今日苦其難而予之強聒自信不懲不泄世亦有見諒而俯從者不必來世亦時自慰焉廣德周君伯陽予同年進士且心友也其言吾隘儲其文吾標表有不及嘗納忠焉君不狠不色不悠悠視之且以佩服見謝至形于書其諒而從無難者予於君不及遠甚故乃爾其賢於予者君其舍諸夫士之所學小將以淑諸人大則以致吾君固也一旦立人之朝君有失一言之再言之有未從不平之氣填衷而溢表曰盜吾以也達官大吏拂理而害事無時無之屬吏幕賓一言及之譴且絕滔滔也不反諸已而必諸其君果恕乎言于君愛吾君也言于已非見愛乎知愛其君而不知自愛亦悖矣彼且爾自狹自滿蔽之其足大有爲乎昔申屠嘉爭晁錯事甚切而能容袁絲張釋之之辨嗇夫糾梁王不遺力而能容王生若二子今不多見退之名儒於時博塞之譏誆其辭退之宜不出二子下吾於此有憾焉卽古今而論定吾知君博大者也不已者也可與有爲者也能受而容其言可

知決也然吾猶有不能默者也繼自今寧爲嘉釋之之
純質無寧爲退之之文而自小也是言也復能以之他
日所成就其可量耶予於君一不敢愛故書此爲別

送應緯之廣文序

通才不易得而識之尤難古今蓋有校投之而不窮索
之而能給卽小而悉其大得未然於已然者公綽優趙
魏而餒於滕薛吾夫子惜之百里不如別駕之功輔相
劣於治郡時吾亦不足於二子蓋一可以推萬營東函
西夫豈其殊雍容棋酒了知辦賊肥水茂功或許於爲

掾之日猥曰某長於此短於彼非通才也謂士當論定
於已試則古不皆爾天台應侯師資吾鄉學政教事并
井條理一新百年之舊予與之友扣其蘊聽其言議是
非古今訂權時務日有起予者真所謂通才投之而不
窮索之而能給者歟人以學政教事與之而已予有以
悉其所未試者捧薦函謁帝闈矣判花補袞實惟能事
小却荷激揚之寄上承宣之最用心惟恐後可也必俟
植河陽之花揚薦于之歌布武涉級乃進豈所以望於
諸公噫不進不止時固不乏若人則前夜半之席興見

晚之嘆得專美耶吾將藉君此行於諸鉅公分知言之名故因有語別書以贈之

雲壑詩序

予掌吳門教沈居仁秀才端良士也捧其先人雲壑居士詩踵門求序謝不能請不肯已因告之曰古者德業惟重猶不廢言可紀也爲文可歌也爲詩皆言之所託也而詩難爲工必根源于學而歸宿于正古詩之傳蓋三千餘篇仲尼所取纔十一不徒取也彙括之功加焉如素以爲絢之語刪著多矣一于正以爲後法學之不至至矣而失其正可語是哉予得居士詩讀之數十過婉而峻健而澤含臺閣風骨而山林野逸之氣不乏也取律多而不雜用意邃而不鑿篇意字法要皆深穩愜當學力可謂不苟然其平生意行自重不屑世好歸求所得而葆幽光玩隱操甚至故不爲佞媚投合之辭胸襟恢疎遇物翛然故不屑憤狷譏評之作其氣夷故清平不迫其所養孰故蕭散有餘茲所謂于其正者非耶卽言以觀人能否不可掩居士賢而才幼則儒嘗爲舉子一不得意置不爲取古今書傳博取而精用之凡有

感于中一發於詩樂乎此若不知世有可羨慕者或者
偉其才而惜其竟于空言然賢否才不才在人貴賤窮
達出處顯晦在命設居士赤車高牙金門玉堂乎以若
守未必果其志而烜赫一時無述焉就盡者幾何人臧
文仲身歿言立晉卿何有昔人語杜伯升使之及第似
我而已予於居士詩盥手三歎居士諱某元序其字也

擁燼閑話序

士於書博或荒精或餒不荒不餒而又能用其學則善
已吾友趙彥衛景安佐吳門幕一時郡守使者委以事
而立辨諮以疑而氷釋犁然當人心者皆與經史合援
今引古博不病荒精不病餒予固知其外吏而內儒學
而有用者也暇日出雜著一編凡筆古今事若干說析
誤鈎隱辨是與否有益學者予讀之驚且歎有過所得
然景安方壯嗜學未已是惟無述予之驚且歎將不一
再而止也

張史君詩詞集序

文章自有體豫章翁語學者法也不見春華衆木乎紅
白色香洪纖穠淡具足娟好翁屬思運筆類是文而文

詩而詩詞而詞體不同而皆工可法也要自有體之言
求之攜李張侯爲高郵予父子從之遊辱顧甚厚予亦
知侯之深侯郡政稱最而文名稱是盡得到郡所作詩
凡七十七皆雋發而嚴密詞二十六皆清麗而圓淑集
而讀之老泉所謂投之如意者歟文章有體造豫章之
奧者歟然其措辭命意非歸君相之美則奉親庭之歡
非魯僖之閔農則淵明樂天之自適無益名理之言一
不形焉是尤可貴將博其傳以鋟木請再不可而後爲
私淑計序而藏之家

高郵貢院落成詩序

高郵貢院旣成太守陳公與客落之五月七日合見大
夫與寓公二十二人粵二日郡邑學職貢士二十八人
行鄉飲酒禮設肴齊豆邊備揖遜儀矩翼翼肅肅怡怡
如也集以午散以酉主客得醉樂不失節校士有所創
見于今而是集之盛豈徒爾哉夫作人有道使之勉而
從不若樂而趨而示人以法者所以壽其道是集也觀
者聳企聞者興奮况親色笑接觴豆其孰不篤當世之
志趣功名之會期副公望而我輩仕學磨礪儻其少進

可無步趨而模楷之歟能為其所為壽斯道也其有既
 歟公之意蓋深坐客洞知之歡服感慕言之不足咸賦
 以詩前席凡幾首後席幾首合為若干首昔蘭亭之會
 諸公無詩者被罰爵公寘之蓋蘭亭之會歡飲也今茲
 之集禮飲也惡得而同之夫其寫賢侯之德心侈一時
 之盛事道大夫士之師仰諸公詩具之矣而某又拜手
 為之冠序焉

揚州進士題名記序

代人

科舉取士肇于漢詳于唐 我朝莫盛焉公卿大夫不

由是而進歎如也世之於吏苟曰是本進士則逆以廉
 隅辦濟必之而東南之地連山大川拱揖後先建楚蜀
 而下東為揚州其勢之磅礴氣之扶輿若盜驪駮耳驚
 驅長驚而忽跪足驤首徘徊顧慕而不去則其鬱蓄鍾
 孕非奇傑哲艾無以當之開國至今揚之士宏材邃學
 政術文章所謂奇傑哲艾不知其幾而科第所得為多
 至呂公溱王公昂李公易皆魁天下士盛以哉南渡而
 來士氣文風中圯而漸振雖消長污隆有不可得而齊
 然其江山形勢磅礴而扶輿自若也而名世之儒復自

魏科與大政儲宅揆之望則士畏古卑今自重之弗果其可哉某無似忝師帥之任撫俗育材其職也庀事二年里閭似無愁歎而於學政尤未始敢忽茲荷上恩俾因任以究已試或者學效科舉之間猶及拭目平日之盛歟故取國初以來揚之士題慈恩之名者凡若干刻諸樂石置于學官示予所以期諸生之意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觀者其庸忽諸

楚州秋擊毬序

歲乙卯重九山陽帥熊侯景瞻率郡戍將佐擊毬于籌

邊堂之北以脩戲馬故事予與寓目焉是日也天清風柔纖塵不驚千蹄赴場合杏崩騰𦉰𦉰驪𦉰𦉰檻檻如也乍整乍亂倏合驟離如林而馳如山而蜚如蛟螭超騰翻倒煙雲而下上流星流珠奔迸明滅拏攫搏掇有未得而忿鬱鬪鬪也馬事已角觝刀槩凡武力士遍閱其技而罰且賞以岐能否少焉命醕割鮮交談互笑謹譁雜襲然無非賈勇報上及時赴功之計旣酣侯起握予手曰凡勞寓於戲雖懦也樂張而不弛莫旣其情天下無可棄之才此其衆勇怯能否信不齊振厲用之無不

可者吾老矣顧今胡運垂究天將悔禍一旦有事中州
整暇以前無扞格幾微而集不當計未然乎懦可作勇
可習吾日惟此且從事此不獨今日是心如子是子必吾
信予曰國家失中原踰六十年古稱三十年爲世而旣
再矣盛衰消復循環然夫士不素練不可應卒不淬礪
將惰且偷今之可投之機無智愚皆知之廟堂猶須之
豈恻然哉後之發先之至兵之神筭脫兔自夫處女機
不可露使邊臣皆此心其何事不立使擐甲執兵之士
聽其上一心侯之心其何功不竟侯年長矣旅力未衰

願授豪雄不有餘乎昔者廉頗馬援趙充國蓋不以其
旣老而辭君之事况遺矢之謗譏譏者束喙久矣而馬
革裹尸固侯夙志行見圖凌煙之形以繼方虎吾將長
裾款侯道今日語且作爲歌詩以踵賀客後不已快乎
侯頷而笑乃退而爲之序

棋序

假物乃樂假物而忘於物樂之至也樂之至陶翁之琴
長翁之棋相異而相同琴不絃一手之七均六律無遺
千操百暢具焉蓋不必按譜泛抑然後適長翁之棋則

江漢長翁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三十七
以爭爲樂爭故癡癡故真真乃樂彼辭勝而就負晦巧而爲拙中能而示人以不能噫侮我且愚我孰甚二三子結社不厭蓋相角相傲小利則欣然大挫猶未誠服一得其意幾繞床大呼方其時世無可比其快吾舍二三子未嘗言棋惡夫愚且侮也幼子師是亦時與對知吾所好惡良審瓜葛之言有時而發非真而足樂歟去鄉久是事形夢寐耐閑筆爲之序

喜雪燕序

十二月十日惟揚大雪降以申四更止翌日旦府公留賀客二十一人燕于府治之淮海堂公喜見顏間賓僚識公意亦復驩愉傾輸無留情中席客陳某捧觴而進曰是雪也可喜三來不後先盈尺爲瑞喜也旣雪而霽民不告病喜也聞之淮民雪于槁乾或以厲物繼雨以雪則爲瑞是不無理麥在野根葉已濡徐覆以雪也宜其茂不然病矣今晨雨而莫迺雪尤可喜閭閻遠近怡懌歌笑孰非和聲春臺中而吾輩侍公据高寒俯晶熒旌纛離迥珠樹玉田之間遙野枉阜晃蕩璀璨若出瑤池瓊圃而蒼龍銜燭逶迤于上而不忍西去主賓賡和

笑語暢適舉杯相屬而酒逾美奏樂于庭而聲倍和吾
知所自得非以斯民四鬴之餘裕嗣歲之開先後民而
樂樂之至也歟夫樂不于物物于其人人于其心使心
不得焉則雖宗戚貴屬按帝觴而累欵反是正觀之人
不興悲於陳隋之音也使吾民樵嗟之未免感頰以相
語而風饕雪虐崛堞摧批陰疹衰丈降災于天吾公心
斯民之心方將褰裳纓冠之不暇而心公之心者亦必
奔命竭蹶不斯須寧雖欲舉此觴聚首一笑可得乎然
則紀今日之嘉瑞侈吾徒之樂事爲維揚美談凡侍樽
俎接色笑者他日謁公于黃閣丹地或肯握手道舊及
今茲之樂也不其寵哉公首肯坐昏浮白沾醉某不佞
又退而爲之序

燕同年序

待制趙公以暇日招同年友高郵陳某唐卿平陽鄭某
集之燕于後堂始其闔洞戶凌九霄則已魄動心醉而
龍沈泛春桃李炫夜妝光映坐蘭澤馥鼻奇觀妙聽應
荅不暇冉弱回雪之舞幼眇貫珠之曲絲竹金石鏗鎗
翕繹皆非人間所有者第不知仙府雲璈鈞天廣樂果

如何爾酒半酣公舉觴而言乙未題慈恩之名凡四百
二十六人及今二十九年逝者十八而在者越南燕北
秋鴻社燕之相違參辰之不聯輝也今吾與子得以從
容款狎把酒笑粲若流萍之在江河其適然相值也抑
已大幸而吾三人者襟期之同契好之密又非他人比
顧可易佳辰孤樂事靳情而惜醉耶感公之言皆起鯨
吸興集之舊不飲是夕頰亦爲頰而某浮白徑醉是席
也不惟振甲謀而增重其盡用上敬下之道作車笠棄
遺之俗一舉而三物得是亦足以示人矜式使之興起
邀歡取醉云爾而已哉予侈此殊遇退而特書將以示
子孫使之不忘

鍾濟字節性序

繁昌鍾子濟其名從予游求字焉予字以節性而告之
曰人異於物以性賢哲異於人以性物不能性人能之
而賢哲異焉此能性性而彼則不能書曰節性惟日其
邁商人不性其性故欲其節節之則周人矣子路冠緞
豚之冠若不可近犁然於夫子羽鏃之諭子夏紛華盛
麗之心終也吾道戰勝此節性說也子已儒其冠敏而

文性質淑茂可以借之于道者吾猶慮夫踐繩檢摟名
教者不熟不固此性節焉則熟而固矣能熟而固推之
何所不濟矣驕駟馱駟始或泛駕訓而致之志輕萬里
節之之功也雖然人節之也佩弦佩韋自節之也莫賢
於自節人節之其次也莫之節無次矣子勉之

蔡子實二幼子叔閱字必正季閱字必充序

閱以存言閱以擇言匪擇奚取匪存奚守憧憧吾前雜
焉是病曷善於閱所取也正靈扁洞如將無不容閱而
存之中由以充道無二本趣焉殊資迺閱迺閱斯有取
斯之名之字曷求之意子懋于學愛由飲之

劉常甫字序

劉子寅求字於長翁翁曰寅易之反也人之心易若流
寅若登士去彼取此其於事君親懋業履行已與世何
適非善然于其暫而不能久則于其一而遺其十百千
萬予以有常不已者望劉子字之曰常甫舜以典禮命
夷且曰夙夜惟寅典之爲言常也夙夜不已也仲弓問
仁得見大賓承大祭之言于仲尼雍必曰請事斯語寅
至矣聖賢又常之貴吾故云

臧子儀字序

臧子鏞求字于長翁長翁曰議人貴恕望人者忌恕吾所望敬且愛者也而或恕焉不敬愛是人甚矣而善爲學者必極其力之所如往若臧子之懿而吾所以期之者可以語此舜之樂至于笙鏞以間幾乎成矣猶有進乎是者鳥獸踟躕固未若鳳凰來儀樂至于鳳之儀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吾故以子儀字臧子不然人謂恕子而實輕子子亦毋寧自恕而遺力於學以求稱吾所以字之之意

卷之二十三終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二十四

書

某與諸司乞減清泉兩鄉苗稅書

某聞之天下有難信之事故有難聽之言舉其不易信之事而輒以號於人則宜乎其不我信及其利害是否之既驗如白黑如挺楹從而爲言則聽者不疑決矣今某僻邑小吏當國計不甚豐裕郡計感迫局窘之時輒以輕民賦爲言是最難信而聽之者然其非率然而言之也亦言之於可信之後也定海爲邑前枕重江左背

皆海鹹水環之邑爲鄉七而清泉之鄉居二正江海之間是兩鄉東西六十里南北約三十里地平無水故無泉源之潤鹹潮之所沾浸故斥鹵瘠埆勢中高四下故水泄不蓄水利無策可講故十日不雨則感頰相弔兩旬不雨則秋收絕望其民坐是甚貧而頑歲以不輸官賦爲常鞭朴不耻不可教語而縣賦不能取辦在諸邑最號難治爲宰者往往不滿其任朝士亦知其然舉以戒授闕者是皆兩鄉所致某嘗爲此來幸而當二年多雨故有秋者再誠若可喜然其民之不樂輸賦與巧爲

隙穴果爲抗拒以蘄漏網者猶不少殺因按行其所種殖地利比餘鄉肥瘠厚薄二不當一就使善者亦三不當二及稽其所課之賦則四受餘鄉之五或又不止此也詢其始末蓋紹興經界之初舊賦之籍具存而其地之江顏海蓄者十去一二以後來不足之地而數平日成數之賦故如是之重目今五鄉之田賣買之價畝不下二十千或三十千而清泉之地佳者兩千次一千又其次舉以予人唾去不受也昔人爲政欲使金土同價而貴貨易土魏絳以是圖狄以闢晉境今舉東西六十

里之地使民不保重愛惜何哉此則嘗官而居者乃克知之信之未易遽以語人舉今歲言之舉以語人則易信不疑舉以告其上之人真其時哉自六月不雨旱勢甚矣而五鄉山泉陂湖灌溉不輟其收比舊歲爲美而清泉之民束手以待無所用力秋苗之減十之三而餘五鄉無一人愁嘆者夫相與隔一江同此邑同此不雨而休戚苦樂如此所謂利害是邑旣驗不疑可舉以告上時也其田之不利其民之甚瘁固也然其賦之輸則四或受其五是猶置而不言言之矣置而不問於心安

乎且此田其瘠墉其無水利其利害視餘鄉大不同賦與之等勢已不易供况又重之乎夫人氣宇克實軀幹碩大使之荷百斤可也有人焉纍纍而癯厭厭而疾亦使之荷壯者之物是可乎哉况又所荷有重於壯者置不問忍人也前年其民有詞蓋嘗乞減賦矣當路非不憐之事雖施行所損未幾蓋以胥吏需索不厭遽至中格然民之受上賜亦自不貲幸今當路皆吏師皆鉅公名輩以利人濟物爲務志遠大而不計目前故竊以爲惟今日可以言之而必聽而又利害是否卽今歲之旱

而益表表甚白可以聽之而必信一引手之間使此兩鄉數千戶者偕七鄉有生氣無愁瘁而其地漸重不輕民不易視之有眷戀鄉土之意其休戚苦樂萬萬不侔究其源其誰致是耶或曰郡計如是之乏顧欲減賦可乎曰不然今之增減不甚繫郡計也向也賦如是之厚而欠負者十常二三欠籍有數而此賦必不可得在邑有追逮弛慢之憂在民有拘監笞箠之苦州府不得已而蠲除無歲無之前此侍郎林公蠲者萬緡郎中林公蠲者二千緡近高公亦蠲萬緡皆以賦重而輸之難故也使其與餘鄉齒必且不然今小有所蠲但蠲其不輸者爾於郡計何損也就使小有所損節省於上而能使此數千家均其陰賜大君子之學以愛人濟物爲心必樂爲之況不至是耶且使此邑本不有此二鄉將廢不爲郡乎向來諸郡以上供窘闕甚磬磬也繼各有蠲除矣今爲國自若祇見郡國稍寬裕少遑急迫一切之政民亦密受朝廷賜未艾也兩鄉之賦不敢望輕於餘鄉且乞與之同其數不惟民得溫飽免笞箠追繫之苦而爲邑者心不怵迫惶遽得施其惠利撫摩之術則田里

被澤豈有既乎書曰無忿疾于頑清泉之民其頑獷不率前後政疾視一律也某書生又淮人落北風俗頗淳慤其初來亦復厭此民之難化今年之旱親歷田畝斟量災傷放除其米至二千餘斛民以適其所望又郡政簡徑不擾與曩者大異無不相慰相賀聳踊怡悅問其賑濟賑糶之政則曰州縣既體我心已無死徙憂不願更煩官司賑給如是者十七八然後知孟子所謂人性本善富歲多賴詩所謂物則秉彜千古定論而此民向者之頑是官驅之然非其罪審矣且今習孰見聞士夫

之論一則財賦二則富足一聞節省之說則以爲老生常談一聽減賦之言則以爲迂闊害事故民愈困而無愬上之百用按不以爲過而日以不足不有度外之士孰能起天下之病而少息勞疲者之呻痾歎悼仰惟某官博大而高明慈祥而惠利可擬之古人而不當論之於他日拘攣之徒而又當清明之時居得言之地天下利害何所不當與故敢冒犯陳此雖然賦之減民利矣而邑亦與焉某明年七月初官滿去矣輕賦之便實無所賴故言之不自嫌而要譽於天南海北之人則亦何

爲但職在宰字不得坐視民之受苦者噫天下利害皆學古者事然知者能言之有位者能行之可言而不言則違於心得行而不行則孤所學不言之責某旣謝此矣行之之責則必有任是者其實得以辭之

與許運使論荒政書

某丞郡房陵房之爲州山險堯堦之地其俗惰窳由來尚矣平時上熟粟粒不餘去歲夏旱秋澇方未穡也穀粟臥野不實之沴公私未悟及冬則病春則大病今束手待盡者十二三而羸困相望也某被使臺命歷訪之

雖未遍已深得其情前此猶食草根木皮近多炊煙不起問之則凡鉏鎌畚鍤之屬鬻以救死矣卑官淚隨心腐無以爲策但仰屋於邑思所以爲拯民計輒有迫切之懇敢僭布於下執事房非出粟所故儲蓄于官者不多今凶歲之民望之官者不少非規規自守苟逃譴訶之時惟度外之人可與聽度外之言以濟非常意外之事而爲德者有其柄天以是授之人而且辭焉則爲失幾然而爲度外之言蘄有所濟非大不得已士之粗有識者則未易敢及此也敢及此而其人或斷斷謏謏度

其必不吾從而吾猶將言之而貽笑取怒有不暇恤何也勢之急不容已也若乃謀是事爲是言適與度外之人會而且有懷不以告不仁彼可以濟其事而顧以斷斷謏謏者待之若貽笑取怒之虞默不出口不智理灼然而畏縮不勇下不以言上不之聞則凡懋于德而是柄之所屬者無乃孤天之予人之意耶竊見本州有常平錢幾二萬緡層積已二十年鐵鏹非可貯之物繡蠹脆壞日有破碎久不已祇爲房州累今未見也某之妄意欲丐台慈舉此錢撥付本州令災傷稅戶結甲量戶

數多寡併錢借粟借與之限以三年責其償目今郡民不惟無食而農器種糧率多不存民今得錢雖云不多然可粗辨春計責之以三二年之久償之亦不甚難此實目前饑民之大利然此錢籍在朝廷候奏報乃行房去行在五千里往返數月則索民溝壑矣亦望台慈火急行下施行一面申奏昔人矯制發粟正以其急且病不容姑徐捐身爲民也歷考方策雖暴忍之君未嘗罪一人者銜命行火汲黯使事有旨乃擅爲發粟之舉武帝不問也武非重誅謫者顧乃爾况吾君之聰睿博

愛吾相之憂先天下而執事深結君相之知必亮其心不然某則建言請以我說不敢辭也亦孰思之矣設被譴一夫耳更生者乃千萬人設被譴聖明之朝決不至重報其與斯民枵腹待死無復生意孰爲輕重緩急故決意言之民病且死矣臨于上者當如救焚如捕亡如復父母之仇不顧計焉庶有益於肉骨起什在此舉所可慮者獨將來萬一薄收恐民貧不償因以爲累某謂民吾赤子財自民出當窮急時舉以予之有以惠利垂死之人饑而飽斃而生逋亡而安居民之利國之利也

二萬緡顧何足惜况遲之久決不至盡陷失也若曰常平有粟外此勿議則兩邑之民決非數千之粟所能濡沫有惠之之名矣未旣其實也嘗卽民而窺諸天是雖蚩蚩者天所甚愛也天所甚愛故天子尤愛之而賢者不容不愛聖人君子天其心故民其心民其心故凡可以及乎民而不負乎天者汲汲焉惟恐不及卒之受天之佑揚名錫美其報如響故某嘗謂凶歲之艱正國家所以衍億年慶基者在是君子無愧所學而詒燕雲來者在是天以爲德之柄授我取而爲之如將失之可也

漫爲之拂天矣置不省逆天矣不拂不逆而吾不於度外之士望之而曹焉爲是若難之請是又不量彼已者也恭惟某官一代鉅儒英聲隆望師表天下小試青陽則活人之政載在公論今者杖節京西適此大侵其於損所有以拯其死者有不行行之將優爲而莫禦前所謂濟非常意外之事必也望之度外之人捨執事何之伏惟動心於倒垂之民一聽狂瞽之說或在可取之數仰乞卽賜行下少緩之無益矣某以婦氏風緩垂死蒼黃隕獲急筆具不腆之辭仰扣威尊瑣細未盡之情亦

仗廣文梁君面言之

與奉使袁大著論救荒書

某淮人也淮鄉之民情利害知之甚熟十餘年來若水若旱若鼠與蟹之爲災率無豐歲間亦小孰矣然收不飽饑重以今歲之旱赤地千里聞之故老六七十年無此惡歲淮鄉土曠人稀雖荒歲窮窘其民食草根木皮猶無餓死者今草根木皮亦復無餘去麥尚半年而麥之熟否特未可知民之僵仆可立而待而監司郡守錢粒不餘長號大喑束手無措目今所謂賑濟不及千百

之一民情磬磬如魚遊鎗釜之中望執爨者之撤其薪而濟以杯勺之水可謂迫矣某竊謂天下之勢一家比也平居無事其父願指于上其子弟奔馳營幹于下生計度量入爲費各有常規一旦子弟大患難瀕於死亡則父之慈者必極力拯救不敢以常規爲拘何也其勢急也今旱而饑饉而垂死矣吾 聖天子憂民之心有逾父母則凡可以濟斯民之死者當無不爲平時之法制有未暇議也今日之勢下之陳請如訴寃如復讐上之報行如援稚孺之陷如解同室之鬪庶可以追民之死某之愚管見二事可以救倒垂之急請爲執事言之其一曰積滯之鹽舉以借沿流諸縣之民其二曰募饑民以濬鹽運二河今泰州之海安西溪楚州鹽城瀕海陳鹽山積彼隨煮隨運者運且不泊則所積之鹽幾長物矣舉鹽城與高郵興化舉通州西溪與江都泰興舉海安通州與海陵如臯不以上下戶據所訴所放災傷分數五家結甲借與之俟秋孰拘之三州得此其民少紓矣則以其合賑三州之米併及餘州其民亦少紓所給之鹽運以小舟則無患乎不達而綱運阻滯鹽價

踊貴之際則無患乎不售若曰虧損官課則聖主以
饑民故肝食久矣傾倉廩以拯其死計亦不吝况舉未
用陳積之物可以肉骨起死想惟慈愛之仁必且欣然
從之患不聞爾鹽在民籍在官幸而歲稔取此券折之
可也則亦不取徒予之也計鹽之價據時米價石增三
百若五百以取之異膚以貯之主之以官陳新易置專
以爲凶年賑貸之備此則荒政大計也且此惟沿流可
行謂鹽之運米之輪非高阜斬絕處所便也昔夫自江
而淮爲南北之運河自高郵而鹽城爲東西之鹽河兩
河湮廢不修而聽其自爾者六七十年矣此不惟使客
之往來米鹽漕運之所資而一路征商利源之要實藉
此也資此以溉灌者率膏腴之田平日規模不復見矣
雖近者稍置斗門石礎函管等民微得其利然始興倉
卒未究其極兩河兵革之前其隄固其流深者月有培
歲有浚而時開闔其泄水處兵革而來河之泥淤積已
數尺隄淪于河而日薄河不濬則隄不固不濬不固則
斗門石礎等庸足恃乎然窮盡其利而可爲不朽計非
偶大旱則未得措手大旱之際則河可濬取其淤而培

之則隄可固今茲之旱民不幸矣而隄與河之利則幸可議濬河取土以培其堤而平時規模可以漸復今民之攜負老幼奔驚無歸者不知其幾優募此輩使從是役此趙清獻范文正公遺策也不惟河浚隄固農田可漑而賑濟之利實與俱舉一夫日與米五升錢百五十人食二升用錢五十其餘劣可飽二三口彼何患不樂從一家二人從役則六七口免塗殍矣某親見熟鄉之募人埤田食之而日與百錢民奔趨之則百五十錢五升之米足以來之而足以利之可以知矣及今諸縣辦畚重釜薪之類春而興工二三月而畢畢而不妨農麥亦指日興民雖枵腹而俟不憚也異時以河淤隄薄之故州縣修塞無虛歲所費不貲近歲旱不見此爾又運河以淤淺故一遇使客釘閘壩流無所不至與役之民蟻集而民勞功少商旅阻滯茲未足論而鹽河淺淀雨足水漫猶苦重舟膠澁今舟斷不通承鹽之虧其課以袋計之蓋四萬八千向使已浚而通小舟亦可趲其半計其半二萬四千之鹽則七十餘萬緡矣不計此而目前之費是計望之常人可已此策一行不惟饑民沾利

而已雨澤以時則州縣免塞隄之病歲雖旱也鹽米之運自若河水所溉之田又數倍於今此長策也夫凶荒之民待哺于官舉以予之君之仁也不徒予之而又興久廢之大利仁之至也然今監司之力不能獨辦而諸郡又以窘乏告螻蟻之見願執事奏之九重出禁錢十萬緡下淮東漕倉兩司措置助爲之要以三二年之間兩司與州縣與食利之民分償之監司州縣之官以字民爲先務有以利垂死之民雖痛自節約以償所負州縣之民得興無窮不費之利雖有所損以助其償亦理所當然不然則出折券十萬緡爲之今淮東楮券甚重而難得上不勝費而下得其利亦如前說徐責其償可也蒙之二策揆之已見參之人情毋不可者或者曰鹽國之寶舉以予民恐乖常制夫救愛子于壑而曰竭感失容非通論也范文正爲杭州而旱饑民私鬻鹽不禁也民賴以濟旣孰則禁之治其不聽者世以爲是目今饑民鬻鹽官中容之全活甚衆亦范公意也私鬻法所最禁法有時而可屈則以人命至重也今但略其法以借與之夫何議民知上之以已故而肯暫屈其法其感

上之德不亦深乎又曰禁錢楮券豈所可議而今茲遭旱至廣烏可徧給此又非達事體者兩淮國之北門淮民醇厚忠質數經兵荒最可念者浙江民夥土不能容尋常小遇水旱則累累而北者晝夜不絕此非兩淮無所受也疆事朝告淮民暮已裹糧從役中原歸義者非兩淮無以寘之今日兩淮在國家最所當重非他路比而聖天子審天下之勢顧憂淮民最關宸慮前歲都下之稅歲二十萬緡尚以禁錢代之夫寬商販於安平之日與夫拯殍殍於饑饉之歲孰緩孰急孰輕孰重

聖主有不聞聞之必將樂從行之必將恐其緩也今歲之旱非常之災也勉救其死何如坐視多救一人則一人更生力未必能終救之延一日一月之食則一日一月猶齒人類愈於遽僵路隅也此在聖主賢臣勉之而已自夏而秋蝗子之在土數寸其厚竊恐民以旱故饑者或死生者必怨愈傷和氣則來歲之災恐甚於今草茅之見切謂勢須傾國力以起民之死民愚而甚智知國家愛之如此心必感氣必和民心悅而氣和豐歲猶不應焉則加以罔上之罪某所不辭且民謂之天民

君謂之天子承父之志子之職也故民者天所甚愛也
天所甚愛故天子尤愛之天子愛天民而愍其數十萬
之命無罪而死而能起之於既顛生之於將斃則民心
膠結天心眷顧國家億萬世無疆之祚益美于此理之
必然而活千人有後是數十萬之命由執事而延其生
則天地之報執事也又如何恭惟執事銜主聖天子之
命訪饑民疾苦于淮瀕淮民之俟玉節眈眈焉日南其
首者豈不以一聖天子之心赤子斯民無所不用其至
田夫野老洞知之而執事推所學以愛人慈祥惻怛聞
于中外不愧古人彼之所俟冀延其旦夕之命故耶某
一命之吏待次窮鄉無所復望于世獨能洞識一聖天
子兼愛與執事慈仁之心悼歲旱之非常哀斯民之抱
叫閭籲天之誠而不能自達也輒以二事訴之執事一
得之慮不識肯少留意否一

罪言

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謀國計治達官顯人之任而
猥賤者輒及之誠爲有罪藩鎮之橫豈杜子之責安南
之役晁子非在位者二子輒言之目以罪言宜也某吏

隱江湖自分無求於世而僭言天下大計非罪乎然冒罪而言言之果爲已耶此固不容誅言天下大計而或有一得焉可以少補當世爲國者之慮彼將求之之不暇何暇罪之某之所言三一曰謀敵二曰備用三曰救時今方爲吾敵者大國也幾晉之於秦宋齊梁之於魏也南渡已來議者所見不同或易而言之或憚其疆縮頸而不敢啓其口一於憚國何賴易而言之是石虎肆市朝之說也天未悔禍逾六七十年矣比者虜酋嗜殺棄親而又荒于畋嗜殺而骨肉不免則非所以自安荒于畋則其政事必墮自古有是二者不亡則亂况酋以凶德臨天下其亂亡之兆是吾向來臥薪抱冰禱祠而不可得者也今彼乃爾孰不翹翹動心急於乘之雖然當今在我之計尤當靜以待之隱忍持重以候可爲必勝之隙必且有人以投機之說獻以後時之戒籍口此淺之爲謀者決不可過聽也虜雖無道兼番漢之地有天下十七而蟠据人上且六七十年使彼略無以留天下而伏人心其喪亡也久矣而乃數十年之間天下無變亦嘗有大變矣收其槍攘息其沸潰不甚動容變色

則彼之上世亦必有術以爲之今酋雖荒淫虐戾然天
意猶未卜其決然一定者也昔吳入楚召陳懷公逢滑
當公而前謂吳不必福楚不必禍姑辭之其卒果如其
言楚莊之三年戎麋外侵庸蠻內畔議臣謀徙以辟之
想天下必以爲遂無楚矣及蔣賈師叔之謀再用侵侮
驟息楚以振起莊從是以伯諸侯齊威始立荒酒及色
鄰國四侵一旦烹爵二大夫外懼內震齊以復疆古之
大國危而復安亂而復治多矣不可不深考今虜酋亂
亡之兆甚著其亦天意悔禍使如符堅一旦潰裂喪敗

不可收集振立未可知也其或如前所陳亦未可知也
然則在我當如何兵法曰後之發先之至又曰始如處
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切謂謀人之國而取
勝焉捨此數語無策也雖有策必疎今日正當藏脫兔
於處女之時發之後以冀他日之先至可也悠悠之談
未可輕從而易信輕從易信之前好已絕新釁遽結而
吾中未有必勝之具一旦事起中止不可不中止則殘
民費財而勝負付之偶得失古之輕舉而敗者往往如
此皆其始謀之拙是今日當路者不可不洞知而謹守

者也其次請言備用夫好功名者固非所以安吾國苟安而偷惰乎則禍常伏於既乂蓋用國如用器輕用之固不可置而不用尤不可器輕用之則弊不用之則蠱天下亦然今之待敵以靜是不可輕用之說猥曰用之有成敗可畏其必無生事以勞人夫豈知天下固有可用之時可用而猶不用使天下驕惰宴安臣民習熟惡勞而甘佚是惟無事一有盜賊兵革意外之患上下相視倉黃周章無適爲計此禍之最慘者也夫輕於用天下如漢武之鞭撻四夷如宋文之挑元魏甚至晁錯之

削吳楚清秦之遷河東大或喪亡小亦憂悴此置不論請論置不用之爲害昔平公據堂堂之晉玩歲愒日而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叔向爲之深憂其後三家鼎分晉以不祀實平公貽其禍建之爲齊足以有爲甘秦秦養置武事不講終於糜滅君子謳吟悲愴今猶可憐蜀先主之後寂無影響一旦葛亮師出曹魏君臣茫然失措向令魏延之策見用長安或爲亮有長安不守東首闖許天下或未可知我國家南渡而來權臣挾強虜之勢邀上以固位專以銷兵文治爲說

逆亮辛巳之變倉卒措拄將不能使士士不閑臨敵高宗皇帝寒心旰食者半年非天怒逆酋弗戢自斃吁其危哉是無他天下久不用固應如此也想晉平公之意必謂吾國如此其強固諸侯如此其畏服拱手可以保治安齊建之意亦謂秦於吾厚非諸侯比必不棄疾於我何苦治危事而從事於凶器殊不知慢藏所以招盜枕蛟藉虎渠能保其終可信也魏之謀臣如司馬懿劉燁之儔中外不乏而亦恬不以吳蜀爲意何歟紹興辛巳之春議臣乃始建白謀及邊瑣亦後矣究其原雖

權臣幾悞天下亦士夫之情喜安而惡勞樂因循而諱生事馴至於是其心謂萬一意外非我獨被其患刺口而先議衆所不樂之事必且有目前之禍不然夫豈天下無一人焉知夫備禦之不可不嚴干戈之不可不習虜盟之不可必信其習俗汙染所自久矣夫平日所謂用天下非必今日與某師明日戰某地然後爲用之也凡進退將帥申嚴軍律揀練士卒儲蓄戎器凜凜焉如寇至此則用天下之實也昔杜黃裳之爲相擇人征蜀越衆而委高崇文命下崇文卽日成行想崇文之爲將

凡所部之卒日爲征行之計故聞命卽行無復齟齬夫
預備而不用固不害有命焉乃遂急求辦崇文之意必
以爲疎愚謂爲國而用天下上自廟堂次而參議論之
臣畢如黃裳之掄材付事下而將帥裨校一當以崇文
爲法亘古及今不可不然况今日敵有可伺之時乎萬
一虜運已盡我無以爲用國之具束手以守舊物似未
害也然虜旣失之而中原爲英雄豪傑所據彼肯怡然
不以我爲虞耶狡焉思啓封疆自古喜事者誰不有是
心又孰肯少有所得而遽止是今日用國之計勢有不
容已者也今日上自君相下暨達官百執事汲汲焉以
自治爲務惕焉若憂患近逼吾身者惜陰競辰不敢頃
刻置而後可也必曰人才孰可倚將帥孰可用得無有
尸素具官者乎罷軟不任不能使下者乎某害可除某
弊當革豈中無除而革之之術乎得其術其無乃有不
便於此而沮之者乎至於爲國六七十年而國計不餘
一遇水旱束手無措况欲如文景之時有以不時施澤
以逮斯民者乎古者國不餘矣民或優裕而今上下告
乏本末俱困又可悠悠視之以爲當然不加意乎竊見

十數年來人才陞進者往往多虛名之士若乃樸茂挺特之才初不甚見售此者矯言僞行或假靜默以蓋其無能爲者多得薦進可用之人其實希少風俗浸壞未易挽回平居無事皆可自命以才諂欺誑上下一旦有事欲取辦此輩難哉文寬夫曰吾不比韓稚圭吾但龕才爾今得龕才之人如寬夫用之夫何遺恨奚必好高而玩奇乎國家久不用兵宿將盡矣後之知兵有威名者聲績未著也兵雖不可試而平日施之統御見之約束形之詞氣皆足以知異日之可用與否愚願宰執臺

諫時前其人問之以治軍之術而扣其方略之蘊拔十得五雖失不遠矣向來將校之進輿論動有譁言曰是貨權貴得之者此固妄矣然其間下中之才衆不以爲可者間亦得之此謗之所以生而或不以其所聞爲妄也今日宰執臺諫可無詳察詢逮得無有行貨市進與夫受之而爲地者耶此成敗所繫非細故也悠悠視之尤不可若弊害之在天下不一而足求其端則是祖宗法不行致之也請言其一二而其他可舉矣寺觀不許典買田宅法也今也公然取之漫無禁止田入寺觀豈

得復爲民物今寺觀浸富民田浸少向之有田者服役僧道而仰食者日以加多未止也使監司州郡能守此法則無此弊矣監司郡守法之所由行也而法或格於監司郡守遏糴之害今日禁之明日格之此不過抑之使賤而官糴之爾其陰奪農夫之利似非虐政而民粟出不當價實貪而甚虐此尤不守法之太者此二事之外如此者不暇縷數也此在朝廷一二警束之則庶幾其害不極也若乃足國裕民之計尤爲可憂古者爲國三十年當有九年之蓄今渡江六十餘年而僅足不餘公私磬罄其弊安在天下疆土不及祖宗盛時十五而彌文浮費乃過於祖宗時夫貧富之理最易曉也譬之富家當田宅全盛僮僕辦集之時歲入若干其出若干孰計而謹守之然後其主得以雍容優游接賓客而施惠利以結鄉里之心而家不失富一旦家道半退則吾亦當據其半而殺其所出不然窮匱可立待今日如半退之家其用財猶不肯減全盛時而所費或加侈焉宜其僅足無以爲經遠備也爲今財利之計必將必世百年絕口不言生財食息俄頃之際不可不言節財今

日所用之財有可節省者否愚不得而盡知雖不能盡知然一節一日之間得之聞見者可得而言請略陳所知者之一二執事者求其比而計之國家郊廟之禮足以事天地祖宗百神加以肅敬誠莊千祿百福有餘矣而祠觀之間假崇奉藉口或且祿其官寮多其隸卒所費不貲是何爲者此可省者一也求其類而省之可也其類不知其幾也州郡冗員其俸給比紹興數倍大郡總管或三數員比之小官其厚數十倍此獨不可漸省之乎或半給其俸可乎此在外之可省者其類必不一

也淳熙初李侍郎尹臨安建白百官賃屋錢月出無藝行都爲之虛匱城內外僧尼私庵籍之足以居官寮不惟省臨安大費亦足以除僧俗淫僻雜亂之患旣而中止今之視昔又增一二倍此等事何憚而不行僧宇雖大小不齊未足一一可居取其材改營之何傷且不許擅私置庵有增無已何爲哉此其類蠹俗而奸法者不一二而止皆可求而革去之也今欲救虛耗之弊求其節當自貴近始講裕足之策致其益當自州郡始自上始所以倡其下使之知達官貴吏猶復刻苦如此况吾

輩不然彼且不伏果出乎此某賜可辭許其辭之也某
例未廢權許卻之也古人有自毀其家以舒國難者矣
州郡寬裕之原非能自寬必大農有以寬之而後可州
郡寬裕國有賴矣此如子舍方且窘亟惟悴救過不暇
父兄可得享雍容有餘之樂耶節省之說行於君子格
於小人小人多而君子少故其說易詘小人營利以自
肥佞倖怙勢以逞欲一拂其意則謗議必且沸騰雖然
無以拂之爲自安之計則善矣波流風靡日以益甚彼
豈思夫一錢一粟皆赤子膏血州縣鞭笞而取之者也

今且朘削斯民以肥此無用之人而或容其壞法亂俗
何爲也且爲天下有持循恬靜養安之時當是時誠不
可生事如慶曆嘉祐是也至俗壞而弊見駸駸焉如坐
漏舟始而瀕汜俄而中流當其時如救焚不當矩步如
解鬪不容笑談蓋聖人誨人未嘗不以中道而孟子乃
惡夫執中天地有中國而燕自有燕之中越亦自有其
中當救世之時有所過乃中可過而不過中之賊也大
過一卦凡才過位則利且隆才位稱則凶且醜節之象
上貴甘節下貴安節至卦之極則爲苦節苦非美辭而

繇曰正凶悔亡節而至於苦人率不樂以此爲正固凶然聖人猶以爲悔亡但窮而後用用之猶可無悔今日進退人物蒐選兵將與夫革弊去害處之不以大過之時愚未見其可而足國之計有大不得已者當上下暫由苦節又當有以示不終爲是苦節也不然日日以弊不可救矣古之爲治君相倡之內外百執和之正其身施諸政孚諸言動權倖宮闈小夫賤隸感而化之天下之人中外同信之今者聖賢相逢後又布列可無心協道同孜孜焉先治其所以化之信之之本本一立勉而爲持而久而治不效俗不革事不立有事而國不可用則自古及今無復爲治之道六經爲空言而君子果無所益於世歟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二十四終

五斷長翁文集卷之二十四終

限自古及今無對爲故之實大殊爲空言而吾子果無
益於人而故不效谷不革事不立百事而固不可用

江湖長翁文集目錄

宋高郵陳造唐卿撰

明仁和李之藻振之校

二十五卷

書

上周丞相書

與王提舉論水利書

與楊總領書

寄袁京尹書

謝高大卿書

謝張尚書舉自代書

上澗劍洞龍書

與葉總領書

與范侍郎書

謝楊樞剡薦書

二十六卷

書

與真守書

與楊知縣書

答鍾吳二生書

答臧武仲書

答趙秀才書

答趙解元書

答嚴上舍書

答周解元書

答陳夢錫書

答葉學諭書

答翁秀才書

答王秀才書

答李秀才書

答嚴學諭書

答伍解元書

答李秀才書

答劉秀才書

答牛秀才書

答余秀才書

答魏知元書

缺尾

缺

缺

缺

卷之二十六目錄終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五

書

代上周丞相書

雨不時霈郡縣以旱告者凡幾所天子焦焦然責已自
損求以應天天意邈未易回意者天道冥冥當求之無
方凡今日所以應天某謂莫急於通下情邇者詔兩省
侍從臺諫指陳闕失矣又令監司陳民事闕失某獨以
爲未也必也求言之誠徧及天下使天下九品之吏一
介之賤皆得以言天下利害吾君吾相置其迂遠不切

泛不可行者擇其愛君憂國切天下之務者旣行其言又旌異一二人然後下情不壅天意必回陛下求言之詔久不下矣因今之旱推廣聖意俾一發此詔誠天下之至願得之傳聞上以旱故欲使天下言事宰執有以旣無闕失不須如此告者不知是否然聞者莫不信其必然蓋廟堂邇者之迹頗似不樂言路之廣不樂言路之廣得非以悠悠者之有言往往輒及廟堂歟某竊謂人之情不病風喪心孰不尊君而畏相有言而首及廟堂未必非愛廟堂也夫士民任一身之憂爲家者任一

家之憂郡縣監司各任其憂所憂之外他非所任宰相任天下之憂者也天下有大利害大休戚伏於耳目之所不及彼且緘默不我告是吾憂也彼言之我受之將有以裨吾之聰明啓吾之智慮又何暇病其攻已人無言也則已苟有言焉則必自宰執始雖某之愚陋今宰執無非矧已使其有言焉亦必自宰執始何也宰執荷天下之任則宜受天下之責荷其任受其責則不得辭其攻已今之時雖使臯夔伊周爲相人亦且攻其失彼亦且受其攻其職守云何而惡人之有言耶夫抵人君

好問則晉州男子一字可以救時弊宰相不忌則新豐旅人片言可以禪朝政必曰肉食之外皆不足賴無乃欺天下乎天下之事使宰執朝士言而行之無復遺慮則政豈有弊而天災豈復如今所見今尚爾則固宜畢天下之慮以圖天下之弊極矣未易縷數其最可畏者軍民並困兵困故驕而怨民困故畏上而不愛上民者國之本兵者衛民而捍患今且若是天下之俗苟玩歲月目前無患也因以爲安而不復它慮今有人焉起居自如飲食無故而外澤中乾病客脉絡未嘗冒寒

雪涉憂勞故病不外見和扁借憂而方狃以爲安諱其言病一旦冒涉雖悔何及昔周公還贄見士吐握下白屋此亦勢之當然公之盛德不在是也公憂在天下方資於士士貧賤止矣何有於公衛武公九十相周語其下無謂我老耄而捨我朝夕以告戒我聖賢固然矣申屠嘉何爲者聖主愚相之言一旦脫於袁盎之口不惟不怒方且引爲上客仲尼曰聖人君子吾不得見得見如嘉亦可矣後之爲相者動以臯夔伊周自期比以申屠嘉未有不愧怒以爲輕已卽聽袁盎一節觀之後世

所難及者恐不止此史不能備書也伏惟某官學術之醇正相業之優裕根幹源流有光近古深願與周公衛武匹休無其出申屠嘉之下俯採鄙言啓白聖主一下求言之詔使四方士民得以攄發所懷必大有以資某官之聞見設施而災異庶幾可息無曰業已旱時已過無如何矣或曰某處雨某處小熟天意已解夫氣和則形聲和民氣不和于下則天災自見于上氣卽未和旱之後孰能保其不爲它災富韓公言今歲旱矣焉知來歲不再旱故民氣旣和而後信天變之可銷也竊觀今

日民氣壹鬱未和正恐旱暵之外勞吾君相之慮未已也士夫皆曰相公欲去久矣自爲相此心尤切特不可苟去耳某以爲貴而爲相進而求之實難退而去良易祇如求言于下同列不欲也某官獨主之力固不必勝不勝而去之可也凡今時務可罷行者甚多才雋鯁亮之士以庸庸者之充位滯于下者不少職薦進任憂寄者必有如公孫弘之無堅守張安世之遠嫌疑以自便獨某官毅然自信建白于上罷行數事薦進數人若其言果不用去之可也儻或低回感縮上且畏天子之嚴

明傍亦忌同列之違異憫默惕日如是而曰吾欲去則人決於不信猶今傳不求言者之決於信也某受知門下最爲不薄惟其期相公於功名不期相公於富貴故盡言如此自以爲愛門下之深聊爲知己報也惟某官亮之

與王提舉論水利書

某竊惟事之利病休戚當與身履之者論之身履其事或嘗其源流不能爲經久之利或其弊於已私則猶不可遽信利病休戚當與身履其事而又識足以察而不徇於私者計之茲者某官玉節遍臨兩邑講究鹽河隄岸利病想君子博見無我歷訪公議其下因是有言者必不少矣此正識不逮而徇私者得以惑視聽之時不可不謹其防究其情而求爲無弊經久之計其待次此邦粗究其事請效一言而試訂其可否自本軍至鹽城鹽河二百五十里其右有隄則以民田之在右者下於左數尺故也隄所以障水古人之計不惟通漕運亦以溉民田爾隄介高下田之間其或水漫不泄則必奔衝壞隄隄壞而田沒矣故爲之函管以水之大小爲之啓

閉主之以官吏河之在高郵八十里間爲函管三十三
後來再興之止其數多其制小則欲分泄之分泄之者
二十未能盡復爲其隄之薄而防其水勢猛戾將決吾隄且害稼也分
泄之有不暨是有斗門之立所以佐函管之不及八十
里之間爲斗門二其一曰東河口其一曰三壑一斗門
所泄可並十餘管之水然必東河口必三壑它處無之
者二處地甚闊水雖湍猛不壞也又東河口其下則海
陵大溪三壑其下有山陽河溪與河皆所以受湍猛之
水捨此不可爲矣古法三四尺通漕運之外容民取以

漑田則兼公與私利之此元祐間朝散毛公法也毛公
遺愛邑民至今言及之無不稽首隄下之民取水於通
漕之外法也其遇大旱或犯其法盜之盜之誠非也隄
上之民自徇而妬人之便者必指其然而操戈醞毒焉
而隄上之民於此水初無限制無法禁浚渠以掇取之
爾方其旱水來自上源者且障之不使入河以理推之
盜之之害小何也彼猶有所忌吾有所誰何之也其與
掇取之無禁者相絕也而盜水之名則甚可惡故隄上
之民常以此藉口者利惡有所分也河兩傍民情自元

祐到今率如此今陳言者必曰高其管且大之高則無盜水之患大之則可以殺暴漲之勢此其言者必其田在隄上者鈎其情可知也一隄介高下之間其取利於河者總三邑計之左右大約各數千家去隄之遠者無與也高其管似可以爲盜水者之防然今管底比之毛公初制已改而高一二尺矣近高郵知縣掘函管數坐驗實數內地名潭子溝栢家溝二坐當時人吏不肯申修故毛公古制具在知縣亦掘視之低新管一尺或二尺制度堅壯亦高下不及二尺餘卽此可見古人用意處其高之一二尺則以淤泥不浚之久而河流淺也兵火之後古制廢且六七十年今淤泥四五

尺矣民日日冀官中浚之以漸復舊制所望者不疇而又議高之民誦言泥之淤有增無已則高其管不一再止也泥日淤管益高隄右之田日病隄左之民幸何如也利不分則偏享之如所圖也此猶可也大其管之爲害戶知之何也水下之驟田必受害也今管多而小歲大水隄下之愚民猶冒昧以死塞其管不肯通恐其害稼一或泄之徃徃稼沉水底大之而民猶塞之則何益大之而聽其泄則此三邑隄下膏腴之田澇則委之耶毛公之於水利其於當時後世計蓋審矣似未可輕議

也二斗門之大什百諸管之小明甚然則爲今計當如何隄上下之民一舉可以兼利在乎浚河卽今淤泥可四五尺淺者猶不下三尺取以培隄益固而水深淤泥盡則今之管底高水底且三四尺隄下之田不患其盜取而隄上之民亦自沾丐民之夾河者向來操戈釀毒之心亦可潛消陰化而爲和順輯睦之俗不至於巧爲譸張以眩上聽今日捨此未見其有利無弊而毛公之法決未可輕易有所變改公之法自兵革則廢而壞幾六十年紹興而來有河之形存隄之名而高下之水

漫漶無留障淤歲十六七一遇旱則大小舟皆不可行官病之民譸譸訴之任責者初無其人至淳熙八年苦大旱河無涓滴坐此鹽虧其課者幾二萬朝廷遣奉使袁大著銜命而來訪兩淮疾苦某時待闕家食亦以二事請其一濬兩河之說也妄意謂事業之興皆在大旱時今日之旱似不幸而實幸謂古制漸可復也袁公是之適諸司意合興役浚治自是鹽運大增而隄下三邑百千萬畝之田化爲樂土頻歲全收戶口日增今某官之來但見河淺不可運民田乾涸惻怛愍憫見于言色

議者乃欲乘此以售其欺某官特未見淳熙未役之前爾隄下之地二三百里葭葦際天魚鼈所家行一二十里乃有居室所仰者樵漁爾民不利已如此而漕運抑又不通動虧千萬數前年提舉陳公亦又以此河兼西運河建白修之費財勤民增修其舊前歲亦旱歲也亦浚河之機會不容失也惜陳公不能擇人任之培隄者止容土而河泥一畚不舉甚者腴其厚以培其薄利民之實不浮于名雖然以經久不朽計望之則然然役事甫已春夏大水隄不沒惟咫尺公論謂非去年一修又復

無秋矣陳公所費十五萬緡去秋總三縣失得計之何啻百倍河兩修矣規畫皆不能大滿人意然淳熙則化三百里爲良田而綱所虧減十五六紹熙而後則又僥倖上孰以此可見毛公舊迹乃不朽計廢壞之後小修之小利大修之大利廢不修則爲吾害輕有所更張亦或利少害多昔人議西門豹遺迹曰賢人之所爲不可改也史書之以爲美談故愚謂今日捨浚河無策而浚河當自朝廷命之前歲旣興役矣今部使者又復有請實難其從且在執事又似暴揚前人之短某竊意隄下

江浦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五
九
之民必以此爲請某官因其有請備以申奏彼亦或能
叫闐懇祈秋春之間一興此役盡復毛公之利延之無
窮非某官名世大賢不足計此亦不足行此此之爲役
惟旱歲可議向來再役皆以大旱惟其旱故土可取民
易役因旱而役之雖勞之實食之也今夏本軍大無雨
此亦一機會故某之僭越且自省雖識未必能究見利
病而田之在隄上下者各數頃非特不敢私亦不容私
言之可以無嫌故不敢默而一鳴于門下伏惟財省

與楊總領書

僕聞之陳義於其上之人有間則易投有因則易合叔
向謂黷明子無言幾失子間也孔文舉見李元禮引孔
李通家之說不然不進也非因而何仕非是奚所挾持
以遽售於人况當世名德鉅公其顰笑足以軒輕輕重
我其又可瞢焉以前乎僕生于淮南之高郵自爲舉子
則已聞奉使總領大卿英聲偉望表表天下矣幸竊科
第廁仕版則服膺聲望而願見之心采迫于中南北漂
流有志未遂而王府之客元實邵公某師友而和甫吳
公某之同舍生始爲尉則又趨事故樞相于當塗其見

顧予賞歎以名薦之朝人有入幕之羨其於楊門寔老
賓客今者有所請于門下不爲無因且承郡房陵職有
所隸於使所事有未伸而吐其情夫孰知其不博叔向
幾失之歎是亦有可言之間者比蒙使所行下以閏月
錢銀有司估以下品而駁其高價而誅其餘出內之吝
有司之責不得不爾然沿土俗本人情酌之以義而行
之以仁此則大君子事房爲州東以亂山舟車不通商
賈不由凡百貨材藥物邈無一有其間最不易得者銀
與楮幣上司非不知然亦上下皆不得已常賦責是二

者卑官每歲不免科買於州若吏若民無免者敲榜禁
錮所不忍爲不忍言者僕書生所學何事非仁惠利人
將少醜所志乎幸脫邑債承郡于此乃日蹙頽強顏于
受笞箠者之前苟逃曠責負所學甚矣房僻左如此百
貨無有夫安得所謂上品之銀雖非上品科之吏民每
兩猶四千八百遇其亟窘或五千餘不暇計也而有司
未察槩以下品而裁其價彼有未見敲榜禁錮之苦爾
脫見之猶忍爲之非情也彼亦未聞敲榜禁錮之苦爾
脫聞之亦或動心夫下供上上之責其供不索於其所

無况肯索賤於其所甚貴乎責銀於房索以所無也然亦上之人大不得已不然軍儲國計將有所闕若又索賤於其貴則是可以已而不已者君子之於下情有未見未聞之爾聞之必將惻然向來交代韋朝散當紹熙慶元之際亦以閏十月之銀價蒙使所行不甚峻是時使所乃趙大卿也韋亦覩縷本末哀愬于使所卽蒙寬恕抑亦洞察房州隘陋必不能辦在使所可以已而已之也趙大卿一加惠恤而敲榜禁錮所省不知幾何人伏惟其官正學以從仕中和以臨下寬厚慈祥之政其

源流之來泓涵演漾儼故家規模未替也其與人其臨屬吏孰不篤歸嚮之心况如僕者雖老且衰據此情于下執事而知其楊氏舊客其必加矜恤貸貫使之苟安賤職大君子之惠利寬慈其肯忽然歟僕瘖不以告則是自棄自絕于名德鉅公且此銀一切行之而責之必辦買之於京西非五六百千不可不知敲榜禁錮之害無辜而被苦自此又幾何人當僕之繆而不能哀鳴辨白按以爲例則凡繼今以往不惟官府不支而虐害所加後人求其端寔自其始其所以深惜以此垂老之身

胎禍於後人茲是用傾瀝肝肺東向拜是不典之辭日冀特達蠲除之慈推故樞相所以見待之意與夫門下士從遊之素不下於趙大卿所以待韋倅者無胎此敲榜禁錮之禍他日或有立於世必有以禪德譽效言議之末僕淮南男子決不敢食言止如湖北總所行下屬郡自今買銀每兩增價二百亦禁吏民買者則可見銀價之日增月長也迫切有懇方哭婦氏之喪抽握荒亂之緒辭不達意惟高明亮之

寄袁京尹書

某不上寒暄問當疎行細書修卑官禮自惟俗尚之末不可廢要之有所裨補君子聞見者尤急也有懷亟言之不容後比讀邸報秀州華亭縣保正胡詢者興販私鹽五千斤已捕得犯者而詢乃集親族七百餘人被甲持仗奪去犯人并贓物縛去巡檢張承信及捕事人張興等十三人殺死捕事沈旺時七月二十三日也及今四十日不聞捕獲行遣某謂此正某官所當自任者必有所處矣然今日風俗不燬月異日遷徂於寬政習爲頑惡獷戾漸不可長在平江時見常熟崑山民負罪晏

處弓兵一人至家則羣起噪呼往往箠曳摧辱且云法不許公人下鄉汝何爲者邑官委之保甲保甲皆其黨類庇護囊橐互相結以自便否則不敢喘息聽從指揮者某淮人耳目所未接此一旦見之駭惋不自安又乃漸慣不甚怪也及來浙東此風尤不佳大而鹺茗之利大姓擅有之小而桀黠者挾勢力以陵困細民細民受害瘖無詞者皆是不得已而到官則桀黠者端坐至經年不出偵知離邑暫去則徂投一狀細民被追逮來不敢後桀黠者則又影滅迹絕又知其不容較咸役屬於

強梗今日無罪而抱冤不信非其僕厮而拘繫供資於人者滿東南矣和氣之不應水旱之頻仍夫何怪胡詢今段不幾於亂矣乎究其至此原於綱紀在監司州郡者有忽不振姑息頑民已甚國家寬仁厚澤網漏吞舟爲良善設而今頑狡兇狠之徒反竊之以便其私而當路不能察以其所以待善良者加之桀黠故善良被害日深六經之書皆爲民父母之術曰愛民曰保民曰恤民曰撫民然所謂治民亦不廢愛之保之撫恤之矣無以治之馴至今段亦其當然爾上之君相任寬慈以撫

結其下必有司嚴憲法持綱維以濟其所不足夫然後
上下之體順而強梗退聽柔良有賴今乃一之耶切謂
執事當以胡詢事奏之吾君白之吾相決意取渠魁誅
之取羣兇竄逐之毀其巢穴籍沒其家揭而示四方則
又申嚴憲禁諭飭有位毋或專任姑息務行中和之政
使高明知畏單弱有以自立以救今日積習之弊惡俗
尚可望其少弭且胡詢見役之人禁戢權貨是其所任
乃反冒之取利其多至五千斤則何所忌憚集衆至七
百人緩急之間能使之忘其軀命則其能服御羣不逞

也有素軀而使之何所不可拒捕而持仗已甚矣復被
甲而鬪則其必於專利快意於犯法狃於今之寬政僥
倖苟免且冒利不復顧藉之心灼然可見此而可忍是
祖宗金科玉律皆虛器也東坡爲杭聞顏章顏益歲擅
藥絹之利州不能誰何坡至未暇他問法外配二人者
民乃信伏胡詢之惡幾倍二顏監司臨之郡守臨之一
保正敢爾是無監司郡守也法禁權貨或猶犯之迫於
饑寒耳是儻可恕此物敢鹿七百人販鹽五千斤非家
已溫厚何能及此乃冒犯至是是無君父也執事通儒

不遠謝坡翁且疾惡之政載在輿議向來憲臺沈軍五
潘軍七標首長橋迄今浙西強盜減十六七是皆腐儒
俗生陽爲大言心掉氣拂不敢議者執事處之如無事
必不應能施於彼而不能施於此亟願選清強官委之
體究候得實行下諸邑巡尉必盡得兇徒乃已天下無
事久矣姦兇之人不自聊賴窺伺時隙以圖抵觸者何
所無之晉劉靈者力制牛走與馬俱貧不自食歎曰天
下何時亂乎衛士焚張彞第魏置不問高歡笑之霸據
之念於是遂萌執事高明通練博古洞今可告以此故

喋喋敢言幸察之至禁公人下鄉固良法然法不能無
太甚者在監司亦須少寬之使任人重於任法近民之
吏不至動爲其下所操切迫威庶頑惡者知畏邑官不
然申明其事明說邑不能追逮或不輸官物或私擅權
貨許申憲司本郡專差人追之用破姦人之膽今法乃
直禁不許差人下鄉被追者許之越訴夫使下得持其
上上之無以制下如爲邑者有彌縫而已爾其間牟利
者反與之爲市置不敢議按而行之非國之利民之福
也胡詢之事又未必不因此馴致之書生妄言非職分

江漢長翁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事是耶否乎丁寧教之不我厭敦良幸

謝高大卿書

僕比者攄發肺肝飾固陋之辭忘其愚謬敢以本縣失額米數請于門下冀其矜哀而蠲除之退自省察不謂真足以動高明之聽慨然興憐從其所乞向之虛數一旦捐去邑吏荷憂累而受督迫者方負山而俄已息肩事之幸會古有之今之所難偶者不意某之奇蹇寒陋亦復得此竊惟宰邑之難昔人已言之而況今日今日宰邑之難惟財計催科之不云易民狃寬政曾不德上

之撫我而皆幸其寬容反以傲其上海瀕魚鹽之民頑然者多稅賦有常式往往以不輸爲能先輸爲失計故邑宰尤難七年來凡五易宰不終任者三而府符每以終不可辦也而釋放所負動數千緡或萬緡以上無非坐是常賦猶不易辦况名存實亡者此如繫風捕影初無益於府計而邑宰跋扈不得伸累政所苦者在此某何爲者而能足其所求也耶譬如疾疢之纏其身而望于世者惟良醫之或遇也有二人焉其所病所苦則均其息繭然其形累然其心雖未甘卽死而生意日少則

均日赴於人而或莫憐之憐之矣莫能已之骨立僅存而已其一焉伸吭引頸以鳴于人而見之者惻然肯憐之憐之者其爲術又足以已其疾援砭探丸一試焉而宿痾盡去生氣隨復回向者呻呼倦臥忍死望生之意而爲今日纓冠正容委蛇步趨全身名營子孫之計至此而後自喜且幸其身之遭而惜且歎前人之不遭也今某誠類是坐縣曹親笞箠猾胥環之于旁頑民窺之于下酬應俯仰其失毫忽其跡已尋丈仕而爲邑且來海瀕此如康強之人勢須嘗疾而一受之者羸惡不支

固矣又加以實去名在之籍旣病而重以病者也前交代趙宰非膏然者有請未察某之侍使令者甫爾一請而收恤之趙之不遭嬰病之日長某之不遺受病未幾而遽脫去之是不當以能否計而某前之所謂遭與不遭幸不幸者殊也恭惟某官當世士望中外吏師德宇之恢洪天資之粹明政術所加可以生死而肉骨可以起僵而扶危大用於廟堂則必不袖司命之手小推之方面猶日試和扁之術者也而某也首得以其疎樸無庸之身而與乎臨照委使之地一鳴其衷蘊而沉痾宿

痼已去其六七則見而肯加憐憐之矣又有已之之術
不少靳焉而滿適其控愬之望荷門下更生之惠自今
以往豈惟某一人雖然仕而受其弊猶之賊邪之中人
待其上以愈之至切也王公當路往往有言而不見
信非其果不信無乃其下之未足取信故歟望于上者
太必不若反于已者不怨之為得某淮人之拙直者期
以誠應乎上其於事可則為之不可則言之言而有察
不察固也察不察之岐信不信之分而某之窮通去留
所繫而半愈之病或在其不復為祟而元氣漸復惟門

下之所以終惠而某之誠否所形見矣或者有一毫為
門下欺是厚德未報而又負之名教固不怨天且臨之
惟執事有以鑒念而少信其說

謝張尚書舉自代書

事之遇以天者非測於人者所可測也而君子則洞知
之君子之心蓋索之古古與今穹壤也求而合即而應
甚者靳乃予之相與以人者然也匪求也而合未嘗即
也而應予之而非有靳天下之人究其所以然而不可
得必且曹其心支乎言而於其事愈戾其所見殊不知

夫古之道天而不人而君子之於道身今而心則古夫目擊起敬所敬何事堂下片辭設中理已甚略而仲尼叔向之予人幾乎天者亦古之道云耳士今而近古如仁傑之被薦公亮之見用未始形之言而或者反毀之勿恤也婁師德張安道之篤於古蓋不多愧彼下是雖未可輕訾其亦去二子已遠而去仲尼叔向愈遠矧夫進耻呈身者置不言賢否何如哉今夫某起于田間偶竊科第一官救饑爲生多病資身易足爲多病故安於慵惟易足故廉於取而耻於銜又孰知夫天之所以予

我者詩書之癖著述之樂于以自誑以謂外此無益於求得者置不動慮吏隱二十五年自期老江湖而止耳而某官乃獨奪天下之所棄捐不睨者題品而振拂之而聞者惑曰是奚所聞又曰宗公鉅儒其於知人亦有萬一失乎其無乃情有契於度外雖若合以天而人事有時而戾乎是之所疑雖不可謂無据然不古而今常情不能免夫彼豈知夫大君子心婁公張公之心而其所以取道自仲尼求之可乎是寧可悠悠者議恭惟某官聞望之隆燁操守之端方謀王斷國之學經世緯務

之文皇家之龜鑑而人士之司南馨欬色笑增重萬鈞而某於某官雖服膺其言議步趨其行業然服僅一識面周旋承接未遂夙素一旦以其名剡上舉以自代曠歷累月某未之知也迫行都乃聞之此其爲遇世之人莫諭其所以然而諉之以天合者某獨得以窺某官之心某官之心古聖賢之心也雖然施不靳報而受知者身爲輕也亦匪今而古某官之於古至且盡矣而某於此雖不敏不敢不勉大君子安而行者我小子勉而無愧將庶幾萬一惟高明亮之詩文若干篇塵獻以求鐫

削庶少尉老未廢學之志

上泐劍洞龍書

六月吉日具位陳某謹齋沐裁書頓首再拜獻于泐劍洞之龍聞之天下之物帝皆愛之而其愛此人特異於物帝之生物且愛之無非爲人計也爲人計者至故擢其人之秀粹公直者爲吏取其人之聰哲端亮者爲仙神若龍匪吏胡治匪仙神與龍無以濟吏之所不及凡此皆帝心所託以遂其愛者也幽顯雖殊而其相須以及人相待以事帝而致其愛蓋若臂指輔車不可闕也

是山之崇隆是洞之祕嚴龍則家之而爲一方之民心
所祇事信向某也無似被 天子命來丞是郡又以一
時闕守而假其章以享其祿則是民之戚休安否非某
與龍實司之乎房之爲郡東以羣山可耕之地什三而
膏腴無幾平時穰藎告功僅無饑色不餘也今茲不大
雨蓋已月餘哇畛龜拆溪澗絕流農時將窮而秧之未
移蓋十五六斯民束手跼蹐怨嗟如倒垂如刃頸勢已
亟矣三數日不雨流離殍踣必且不免是非某與龍當
取以任其憂責乎夫彼此之間有能不能凡聽斷撫摩

所以施政孚化吏則能之若夫噓爲雲氣沛爲甘澤叱
詫欠伸足以水焦枯澤嘉穀化凶歉爲豐登易啼號爲
嬉笑龍則能之龍所能者某之所不能然能以民之所
病揭誠以告龍能齋心飭躬率斯民以爲龍報斯是用
大呼疾趨赴其迫急于龍龍其毋苟安臥洞府秦越視
民而悠悠聽牧民之吏二三日之間施以大雨起民於
垂死安之於將亡某無似將兄龍而弟之率吏民廟龍
而祀之猶在官以朔望朝龍繼此終此身香火俎豆龍
或曰郡旱禱已久矣而曾未及龍急而請取怒爾某曰

不然凡曰吏曰仙神與龍其愛人以事帝必不應計細故而使赤子委之溝壑幽顯一道也吾先聖言當仁不讓見義不爲目以無勇龍之威信惠利于人與世必不相遠或又曰今禱而終旱無乃帝命有所未及龍雖神無得而專之歟某又以人事而望于龍古之君子不待君命矯詔發儲活人於饑窘不一二見而止也其君皆有褒嘉無誅誚今龍決焉施此惠活此民龍何罪孰謂帝之福善輔德反不如三代而下之人君乎凡某之所請龍皆毋得以辭側聞龍之家此地民小觸之莫不風霆怒雨苦其藝殖是龍威靈烜赫信可畏矣龍逞其意能怒適其意願不能喜乎其怒也能奪其喜也顧不能予乎可畏而已初無可愛之仁可恃之效則龍之爲龍失其所以爲龍之道而甚悖帝所以命龍之心而某之迫急之誠漠焉置不省則龍果不昭不可搖以義而責以所當任之職不特某於龍告絕而民且不利賴怙託於龍在龍爲可羞矣龍之德仁靈異某請於此舉卜之也伏惟審聽而俯從之幸甚

與葉總領書

僕愚無取竊謂士貴志不貴徒志志之立它日之成就其崇庠廣狹是否一本于此本立矣守之不堅則易墮無以質之而自任焉則多悖僕儒其冠甚晚讀古聖賢書則知士從仕本以行其惠利之學學之行否未可必而次諸功業者則有立言焉可以垂世二者取以定吾志它日或兼舉而並得萬一不見于行猶見于言見于言夫何歎從仕二十年矣如逝湍流逆驚颿錄錄無奇節可稱而齒髮衰頽無所復望則回顧舊學尚或可以鞭其後而磨礪其不及卽吾志蘄乎古之立言者今而

置之且移奪之則守之不堅又何取遽自以爲足而不求先達之士質而正之則所有未必是無乃自蹈徒志之譏乎僕於詩文學之久矣向也拜三數鉅公而獲侍杖屨時出其所有亦或蒙首肯焉雖然未敢自信彼無乃憫吾之慙姑以慰藉之耶此疑未泮是以聞見當世君子不敢匿其所有且不敢不委心投誠以祈一言將以不負其志恭惟某官功業之建立輝燁不掩文章之流傳士宗師之今之韓昌黎蘇東坡也竊謂士如藉湜晁張輩不蘄乎登門是無志於是抑有其志而卑且狹

者也况僕辱近宇下於趨承爲尤便敢以其夙志見于書以獻平生詩文千篇貧未能遽辦繼今盡發于大儒之前丐一字去取詩文一編幸先與過目

與范侍郎書

論才猶貨然天下之貨自一簪以上凡其可以衣寒而飽饑適器用而克玩好者人皆資之苟資之則必爭得之等而上所資者大則所爭得者愈切如兼金美璞珠璣象犀之類非有力者固不能得也然夫人思得之之心則不忘於中至於商之瑚楚之珩隋氏之珠和氏之

璧則人皆知其希代之寶聞其名而未始見之者舉以語於人則必曰吾或得之富可敵國一旦投之於前則亦且不顧而去蓋其意而欲之者雖切及其真見之則又不能識也而隋和商楚獨得而有之者豈非其儲天下之寶也多識天下之寶也盡故天下之至寶人易之我貴之宜其之我而不之他也士之才亦然凡智效一官行高一鄉一簪以上者人皆資之至於翹然於人士間傑然而穎異者兼金美璞珠璣象犀之類也資之尤切而人爭得者也及夫才可以師表當世望可以輕

重天下士視之以爲進退顯晦者商瑚楚珩隋珠和璧也人睨之而不識識寶者人所貪而獨能有之者也某淮東鄙人少而業儒四十三而脫科舉陸沉不振老於州縣平日讀書所得無地以自施商瑚楚珩隋珠和璧固不敢自命環省其中亦未肯自同一簪以上者低迴偃蹇莫有善價伏惟某官道德之純全才猷之超詣名聲煒燁卓乎立于天下蓋懷寶者之所赴以訂其貴賤者也患不求不患不知患不見不患不識某也調官而來猶欲取正于常世聞人鉅公不獨救窮餓而已輒不自揆寫詩文一編干冒塵獻而副之以書伏幸矜覽抑嘗聞之周人以玉爲璞宋人以腊爲朴周人聞宋人有璞禮而索之宋人靳之不得已而出之藏之蓋十襲出之死鼠也周人掩口而笑某之未試之學無庸之才雖曰自珍其無乃宋人之朴乎儻執事一留千金之盼不至掩口而笑則某所望足矣

謝楊樞劄薦書

某自山林中來廁屬吏之末將二年矣某官凡百與進貸其不及而取其寸長凡某所以受知門下實出望外

而觀傍者或亦驚貽而竊睨以爲卒然之合一旦之頃
容或如此久而覺其無有未必不悔且沮也某官不然
及今顧遇有加移藩之日又辱以薦章袞字之寵捧受
悚側內不自定竊惟知人可以觀德知於人可以觀士
宗工鉅儒所蓄之厚所養之醇而與於一介足以見其
不矜崇重富貴無一慊然而顧且鰓鰓若恐士之不足
於我者足以見其不驕人之才凡其可取若精若粗無
小無大皆納諸度內彼莫不以爲厚已而繩尺高下自
有定論又足以見其公而明故曰知人可以觀德老氏

曰知我希則貴有所待而知者易窮汲汲乎其售者易
褻無所乎因而人自得之盡善而士之安意自重以待
之實難故曰知於人可以觀士伏惟某官生勲業之喬
躬鈞樞之貴文章政事高出人右方且與寒素之士相
驚於名理著述之場所謂不矜不驕明而公者獨於某
官見之其於人士尤不詭隨於今之習俗如臨當塗所
舉十數皆所自知無一敢有挾而進雖進不受也而某
之奇窮衰陋僻在下邑耻於自獻者豈能忘情於世蓋
有待也相公一旦與之進不以俗吏見待而褒拂之辭

特浮于實不知何從得之豈非亦以其不苟於進不輕於售世之所謂鈍而君子所當取耶凡某官知某人以爲難某之受知人亦以爲不易交足以觀之如某所陳矣然士之窮方其未知則其心莫不泰然自恃曰吾所有如此世孰知我及已知之則其心必且慊然自責曰彼知我者如何而我果何有耶人之情蓋如此今某受知不淺矣不知繼此果能以其所有推於世而宜適於用而不窮不貽門下羞耶此朝夕所自責者故某之此來非特爲知己謝抑以質之高明期不貽他日羞也

終卷



